

軍箴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5 7867B

# 孫序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老子曰戰勝守固以慈衛之。蓋保種保國保家保身。悉本於慈祥惻怛之一念。而當四郊多壘。兵戈俶擾之時。其責任在軍士者爲尤重也。余忝綰兵符。惟以整肅軍紀。保護民生爲宗旨。嘗念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雅不願張皇六師。驚我士庶。治事餘閒。日進軍士而告誡之。務使將士如腹心手足之相衛。軍民如父老子弟之相親。差幸軍士亦體余愛民之心。師行所至。未嘗有擾。顧念軍人智識淺薄。非有道德教育。疏淪灌輸。無以增高其人格。而培養其學識。盡然憂之。適無錫唐蔚芝先生著有軍箴一書。披覽數過。仁言利溥。洵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矣。法守戒律。忱目劘心。何其言之痛切也。孟子格言。至德要道。何其言之精微也。先賢模範。高山景行。皆吾軍人之師表也。唐先生道德文章。爲時泰斗。茲者講學錫山。維持風教。仁人君子蒿目而憂世之患。偶出緒餘。示軍人以模範。其丁甯告誡之意。至深切矣。余有宣揚軍事教育之責。今得是編。當轉刊軍事雜

誌以爲講習討論之資。庶幾我袍澤同人共體先生慈祥惻怛之心。感召祥和。干戈載戢。余雖不敏。竊願提倡先生之學說。以永保生生之機於無窮也。

中華民國十四年仲秋濟南孫傳芳敬序

# 岑序

太倉唐蔚芝先生著軍箴四卷郵寄屬序余受讀既終掩卷嘆曰蔚芝之言亦何深且痛也夫人必實有不得已於中而後呼天地父母直抒其急迫慘怛之誠有動於中當不忍聽天地父母之呼必欲拂人之性而出於一切悍然不顧者之所爲嗚呼此職治亂者非今世所謂軍閥者耶軍閥非有惡而無善而善惡一視其治軍之優劣以爲斷然則軍箴之作又烏可已也余曩讀蔚芝所著人格至善因謂之曰今之軍人尤不可無格蓋更著之君既諾未屬稿而江浙亂作矣太倉瀏河戰尤酷君傷先壘之殘毀太翁用是悲憤疾且危不能負之遠避因侍左右無稍離外詞非常內慰衰親既終不起永愴風木益痛烽火乃於虞祭後和淚濡墨以成此書舉人人所不敢所不能達之言而悉言之適如人人意中所欲言是書出治軍者本此以勤訓其軍人而猶有不油然而生感者豈情也哉軍人果羣感君之言一變其悍然不顧之所爲思有以深服天下人人之心理則天下人人又將感君之言而受福無窮也仁

人孝子之用心。有如是也。夫書之綱凡四。其徵引至博。其取義至顯。其主旨則至簡。余嘗謂聖賢千言萬語。無非反復丁寧以盡其義。若約而言之。孔子謂終身之要。惟在一恕。陽明與村夫講學。惟問良心。如此書言戒者姦淫焚掠之類。此不願人之加諸我者。我亦勿施於人。是恕也。言守者道德仁義之類。又人人良心所固有者也。吾但願軍人於一動作之先。問我果合於良心。恕道否。合則行。否則止。苟能是。是亦足矣。此又我推君由博返約之旨。蔽以一言。願天下軍人共勉之。更質之君以爲何如。

乙丑孟秋西林岑春煊序

軍箴目錄

卷一

法守七條

總論

一守道德仁義

二守禮讓廉恥

三守誠實信用

四守和平忍耐

五守勤儉

六守本分

七守真實學問

卷二

戒律七條

一戒姦淫

二戒搶掠焚燒

三戒騷擾

四戒勒索商民

五戒賭博

六戒吸食鴉片栽種鴉粟

七戒黨系爭鬥意氣

後論

卷三

孟子格言

孟子見梁襄王章



鄒與魯鬪章

滕文公竭力以事大國章

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求也爲季氏宰章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

今之事君者章

不仁哉梁惠王章

有人曰我善爲陳章

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章

卷四

先賢遺範

漢關壯繆侯

宋岳忠武王

明戚武毅公

清曾文正公

# 軍箴卷一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法守七條

法守者謂當依法度自守也

## 總論

軍者所以保國。非以禍國。軍者所以衛民。非以殃民。此軍人所受於天之性分也。亦所受於天之職分也。棄其性分。失其職分。此之謂違天。違天者。天必降之以大罰。試觀吾國史書中將帥軍人。其備受慘禍者。不可勝數。要之皆由其禍國殃民。故天以十百倍者報之。吁深可痛哉。故今日軍人之所最要者。在安軍人之本分。而首戒者。有兩端。曰爭地。盤曰爭權利。共和之世。所謂統一者。在乎心理。而不在乎地盤。若見肥饒富庶之地。即欲據之以爲快。不知地方者。萬物之逆旅。人民所公有。得之甚難。失之甚易。我欲據此地。人亦欲據此地。更有第三第四第五人者。亦欲據此地。於是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軍人百姓。肝腦塗地。屍骨不歸。而我則今

年得之。明年失之。甚至今日得之。明日失之。且不獨失新得之地。盤而已。并將原有之地。盤而亦失之。乃至飄零異地。改姓埋名。子孫逃亡。日後不知何所歸宿。嗚呼。亦何苦而爲此乎。昔孟子告梁襄王曰。不嗜殺人者一天下。不嗜殺人者不忍之心也。可見統一專在心理。今乃借統一之名。而欲擴充我之地盤。爭尺寸之土地。而殺千百人之性命。嗚呼。誰非人子。誰無父母。靜焉思之。慘痛甚矣。昔者春秋時有封建。唐朝時有藩鎮。因之互相爭奪。其視人命。無異於草木禽獸。而今日之世。則大同之世也。方當齊心協力。以共禦外侮。有何地盤之可爭乎。嗚呼。彼之爭地盤者。不過爭權利而已。曰。我以籌餉也。我以安插軍人也。不知軍人愈招愈多。有何限制。且百姓之家。豈是金山銅穴。可以取之不窮。今日者。敲百姓之骨髓。剝百姓之皮膚。幾取其曾孫元孫應用之錢。亦已搜括殆盡。痛苦至於此極。尙忍行搜括之政乎。詩經云。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此言百姓遭亂離之世。轉不如草木之無知。更不如無生之爲愈。昔胡文忠公云。百姓皆怨命。逃亡則天下事更無辦法。必同歸滅亡。

而後已。嗚呼。古人之言痛心如此。尙忍搜括百姓之所有。以絕其生計乎。且權利者。人人之所爭。決不能常保者也。我欲權。人亦爭權。我欲利。人亦欲利。利子右從側刀。故貪利者必至動刀。殺人而殺人必至自殺。昔人云。凡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爛毒救飢。鳩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吾未見殺人。以奪權利而能享之久長者也。且不獨不能享之而已。悖而入者悖而出。積蓄愈多。滅亡愈慘。取數十年之經營計算。一旦而傾覆之。妻被拏其殃。子孫被其毒。更何苦而爲此乎。而究其誤點。則有一大原因焉。曰誤信武力。統一夫武力。豈真足以統一哉。昔項羽有百戰百勝之武力。古今來可謂無第二人。然而身敗於烏江。痛哭流涕。名雖不逝。愛姬被戕。慘毒甚矣。此善戰之報也。又歷數古來戰史。孫吳兵法。人人嘖嘖稱道。然而孫子至於斷脚。吳起死於楚國之仇人。兵法雖精。尙何用哉。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有如何之罪。即當受如何之刑。冥冥中適得其輕重。此皆善戰之報也。余於二十年前。曾在天津見袁項城。服其才具之果斷。鍊兵之勇毅。亦可謂生平所

見第一人。夫項城如此之才。尙不能以武力統一。而況其才遠不如項城者乎。而乃紛紛蹈其覆轍。豈不尤可哀哉。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禮記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天下惟禮讓可以統一。惟道德仁義可以統一。乃今反其道以行之。竊以爲今日將才甚多。所錯者惟此一點耳。明陸桴亭先生云。讓人一步。自有餘步。此言最有味。或謂讓人豈非吃虧乎。不知天下事最重心地。若心地好吃虧。即是便宜。未有到底吃虧者也。心地不好便宜。即是吃虧。未有到底便宜者也。且更有進者。方今外交如此緊急。各強國均協以謀我。而我方內爭不已。殺人如麻。自吸其脂膏。自戕其血肉。自耗其元氣。外人視我以爲無禮義無教化之國。其輕我也久矣。上海慘案發生後。某領事之言曰。中國督軍殺人不知幾千幾萬。何以中國工商學界並無一言。滬案所殺不過數人。何以中國工商學界如此嚴重交涉。痛極哉。此言我中國同胞分子。能無通身汗下。試問外交席上。將何從措辭以對。究竟誰爲禍首耶。吾故特大聲疾呼以告軍人曰。讓者立國之基。爭者外交之事。吾輩當合力以對外。不當盡力。

以內。閩。內。閩。久。則。國。將。亡。矣。列。強。豈。真。有。愛。我。之。心。哉。不。過。候。機。會。而。已。矣。然。而。據。報。紙。所。載。某。處。則。正。在。調。兵。也。某。處。則。正。在。運。械。也。嗚。呼。運。數。百。箱。之。藥。彈。不。知。殺。幾。千。萬。之。同。胞。百。姓。終。歲。勤。苦。以。養。我。軍。人。我。軍。人。則。終。歲。謀。畫。運。無。限。之。毒。械。以。慘。殺。之。且。道。路。傳。聞。有。在。外。洋。某。國。定。製。綠。氣。礮。者。是。欲。將。我。中。國。之。人。殺。盡。而。後。而。已。言。念。及。此。淚。如。雨。下。矣。而。我。百。姓。自。遭。軍。事。以。後。類。如。驚。弓。之。鳥。一。聞。大。軍。將。至。倉。皇。遷。徙。奔。走。他。鄉。流。離。困。苦。之。狀。目。不。忍。覩。耳。不。忍。聞。至。于。田。畝。荒。蕪。彌。望。青。草。屋。舍。爲。墟。雞。犬。一。空。人。烟。闐。絕。嗚。呼。此。何。等。景。象。耶。而。用。兵。者。且。曰。我。以。保。境。也。我。以。安。民。也。嗚。呼。以。爭。地。盤。爭。權。利。之。心。而。藉。口。于。保。境。安。民。至。於。恣。意。殺。人。罔。知。顧。忌。嗚。呼。我。軍。人。何。辜。罹。此。荼。毒。我。百。姓。何。辜。罹。此。荼。毒。天。道。明。威。豈。有。不。報。者。哉。善。乎。吾。友。王。君。丹。揆。之。言。曰。保。境。者。對。外。而。言。非。對。中。國。人。而。言。乃。保。中。國。之。疆。土。非。保。一。二。私。人。之。疆。土。安。民。者。乃。地。方。官。之。職。休。養。生。息。之。謂。撫。循。安。樂。之。謂。非。用。兵。戰。鬥。之。謂。此。言。可。謂。明。白。之。至。茲。者。環。顧。九。州。殺。機。四。伏。以。錦。繡。之。江。山。成。滿。目。

之愁慘。百姓之受苦者。如在九幽地獄之中。無從得見天日。余向所不忍言者。今乃不忍不言。向所不敢言者。今乃不敢不言。爰定軍人法守七條。戒律七條。大聲疾呼。以告天下。蓋惟愛我軍人。重我軍人。敬我軍人。故欲啓發我軍人。造就我軍人。俾我軍人成第一等之人格。世之君子。當諒我之苦衷也。

### 一守道德仁義

爲軍人而言道德仁義。論者多以爲迂闊矣。不知古人有言。正其本萬事理也。理治本原不清斷。無爲治之望。惟有道德仁義。而後可以爲人。亦惟有道德仁義。而後可以爲軍人。道德仁義者。爲人之根本。人生之至尊。至重。至貴。至大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何以言之。人有手足。禽獸亦有爪牙。人有耳目。禽獸亦有耳目。是以人有知覺。禽獸亦有知覺。人有運動。禽獸亦有運動。其所以異者。禽獸無道德仁義。而人則有道德仁義也。使人而無道德仁義。其何異於深山之虎豹。峻嶺之狐狸乎。左傳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舉郤穀爲元帥。稱其人悅禮樂而敦詩書曰。



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夫不明道德仁義而爲元帥其溺職也必矣。不明道德仁義而爲軍人其敗事也必矣。故曰道德仁義軍人之至尊至重至貴至大者也。

何謂道。人之所共行者是也。卽所以爲人之格也。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謂之天下之達道也。何謂德。行事合于天理而有得于心者謂之德。其條目有三。曰智。曰仁。曰勇。此三者謂之天下之達德。然而智不深。仁不真。勇不沉。猶不得謂之智仁勇。故達道達德皆不可徒託空言。要當切實行之。而後可以謂之人。而後可以爲尊貴之軍人。

何謂仁。慈愛是也。人與人相處。不過愛情之團結而已。愛情之發而爲慈。老子道德經曰。天將殺之。以慈衛之。夫天將殺之之物。尙且當以慈衛之。而況上天生生之德。苟非毒蛇猛獸。決不欲殺之者乎。吾能推慈愛於一心。即能推慈愛于一家。即能推

慈愛于百姓。今試觀富庶之鄉。百姓熙熙然。和樂貌。皞皞然。寬舒貌。窮困之鄉。百姓戚戚

然。愛也。煢煢然。孤獨也。如是而我慈愛之良心。忍傷其絲毫乎。孔子言仁者已欲立而立

人。已欲達而達人。此言已欲自立。人亦欲自立。已欲發達。人亦欲發達。然則已欲處

於富貴而欲處人以貧困極苦之境。其傷天害理也甚矣。何謂義。天地正大之氣也。

直道而行者也。孟子言至大至剛。直養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所謂義氣也。孔子

言殺身以成仁。孟子言舍生取義。此言性命與仁義相須而不離。為仁義死。則姓名

光於宇宙。非輕性命也。如下卷之關夫子岳忠武王。方可謂之仁人。方可謂之義士。

宋朝文文山先生。名天祥。宋之大忠臣也。為元朝所殺。其臨刑時衣帶中有銘云。孔曰

成仁。孟曰取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嗚呼。此可為萬世軍人之

法則矣。此條言殺身成仁與慈愛之仁不同。勿誤解。

夫仁義之道。為良心所固有。而世人多不能實行之者何也。害人穿窬之心。為之也。

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則仁之用不窮矣。人能充無穿窬之心。則義之用不

窮矣。何以謂之充。蓋害人者非必殺人也。即如妒忌人排擠人毀謗人壞人之名譽。損人之道。德皆謂之害人。穿窬者非必竊盜也。倘事事有貪慾心有取巧心有運動心皆謂之穿窬。如此殘酷齷齪之念盤踞於中。則殘酷齷齪之氣充塞於外。焉得而爲仁。焉得而爲義。願我軍人將此等邪念惡習一掃而空之。試觀彼外國人尙有公德之心。俠義之氣。而我豈可不自知乎。是故道德仁義四字當立之於心。當誓之於天。宋岳忠武王既歿後。其子霖過武昌。軍民炷香具酒牢哭迎曰。吾輩不能復見相公。幸得見相公之子。有一老嫗哭尤哀。詢其夫所在。曰。吾夫爲人不善。爲相公所戮矣。後霖官廣州。道出章貢。其父老率子弟迎之。亦皆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相公之子。惠澤所施。感人如是。而武昌老嫗殺其夫而不怨。非仁義感被之深。烏能若此。吾故曰。道德仁義四字。軍人當立之於心。誓之於天。守之以終身。

### 二守禮讓廉恥

春秋時管仲有言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四維者。言四方之綱。

紀毀壞之而國乃滅亡。然此綱紀者。雖行於國。實具於人之心。而尤要者。存乎我軍人之心。余於上章已言仁義。故此章特改言禮義爲禮讓。蓋讓者禮之實也。天下之大患。莫大於爭。吾國陋習。對於本國。則無所不爭。對於外國。則無所不讓。此可痛心之大者。古來稱儒將雍容揖讓。此言其外貌耳。要惟有諸心。而後能形諸外。吾試舉兩事爲證。周文王時。有虞芮兩國。彼此爭膏腴之地。經累年不決。聞周文王賢。乃曰。吾兩國請其公斷。時文王居岐山。虞芮二君至其境內。則見耕者讓畔。田岸路不拾遺。物二君大慚。曰。吾輩何顏見西伯。王即文遂退而息訟。文王之後。遂生武王周公二聖人。此禮讓之報也。又有後漢光武時。將軍馮異。爲人謙退不伐。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退坐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噫。如馮異者。可謂有名將之風矣。惟其能讓也。

至於廉恥二字。更爲我軍人之命脈。即爲一生氣節之所在。未有寡廉鮮恥。而可以稱爲人者。蓋惟能廉而後有恥。亦惟有恥乃更進於廉。二者相須而不離。吾又舉二

事爲證。商湯時伊尹爲相。起兵伐夏。救民於水火之中。孟子稱其道德。不過曰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言其細微也。惟其廉之至也。後漢時楊震爲刺史。道經昌邑。暮夜有贈以金者。震却之不受。人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是震之心。直可以對天地而質鬼神矣。

宋岳忠武王云。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余謂此語更當交互言之。武將亦當不愛錢。文官亦當不惜死。未有要錢而不惜死者也。亦未有惜死而不要錢者也。禮記云。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凡臨財苟得之人。即係臨難苟免之人。惟此等氣節。要在居上位者之提倡。在上者能知禮讓。能知廉恥。有一種光明正大之氣。則在下者自然感而化之。在上者不知禮讓。不知廉恥。有一種乖戾齷齪之氣。則在下者自然尤而效之。嗚呼。我中國之禮讓廉恥。幾幾乎無復存矣。爭奪之風。滔滔皆是。賄選之說。洋洋盈耳。甚至外人亦非薄我。輕侮我。我軍人欲雪此恥。惟有自勵其氣節而已。

三守誠實信用

人生天地間。更有一最要之事。曰信。更有一最當戒之事。曰欺。論語曰。主忠信。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門重一信字。更甚於死。何哉。蓋信用者。人生所以立命之根也。按字義。信字左旁從人。右旁從言。蓋無信則不成爲言。即不成爲人也。易傳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孔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可見人有信用。則天必祐之。人亦尊之。重之。人無信用。則天必不祐之。人亦賤之。惡之矣。春秋穀梁傳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于人也。以言受命。不若若順也於言者。人絕之也。此言人之對於天。當奉行天道。若悖乎道。則天絕之矣。對於人。當恪守信用。悖乎信。則人絕之矣。乃近年以來。吾國造成一種欺詐之習。口是心非。無一誠實之行。無一誠實之言。偶舉一事。偶發一言。不知費人幾許曲折思量。方能得其真意。即如去年江浙戰事。蘇紳誤信和平二字。以爲可信。不知當事者利用紳士之運動和平。正可誤延時日。爲運兵運械之

機會。逮戰事發生。百姓遷徙不及。被擄被殺。慘不忍言。嗚呼。昔人之欺百姓。也不過。蔽其知識。而今人之欺百姓也。將以絕其性命。常人之失信用也。不過墮一己之名。譽而軍人之失信用也。不知殺多少之人民。痛哉。痛哉。惟有望我軍人。篤守誠實。弗爲欺詐。此則天下之福也。

今世人以爲天下人皆愚。惟我獨智。以爲天下皆可欺之人。惟我爲可以行欺之人。嗚呼。天地間豈有此人。情天理乎。天下實無可欺之人。欺人者自欺而已。自欺者自殺而已。論語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我以堂堂七尺之軀。何以不直道而行。乃轉以欺罔爲是。欺罔者。其心已死。其氣徒存。不久必將澌滅。試觀自古以來。欺詐之人。有能久存於世者乎。近今以來。欺詐之人。有能久存於世者乎。亦可以慄然而悟矣。蘇秦在戰國時。遊說縱橫。佩六國相印。其後爲齊王所車裂。李斯相秦始皇。專以欺詐百姓爲事。其死也。身被五刑於市。天下快之。漢酈食其能言舌辯。說齊王田廣降漢。齊已降矣。而漢兵忽至。齊王遂烹。

酈生此三人者。當時皆有赫赫之功。而卒至身被慘毒之刑者。人事之當然。實天道之當然。欺詐之報也。嗚呼。論語之言。豈不當終身守之耶。且以軍法而言。更無可以絲毫失信之事。昔春秋時。司馬穰苴爲齊將。請以寵臣監軍。景公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君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震慄。夫自今日論之。莊賈之事。豈不甚小。而司馬穰苴必斬之者。軍法當然也。此穰苴之所以稱名將也。吾故曰。信用者。生人立命之基。且不獨生人立命之基。實爲一國立命之基。而守之始終不懈者。必自我軍人始。

#### 四守和平忍耐

今之當事者。莫不曰吾深喜和平。酷愛和平。及一旦爲時勢所迫。即不免爲廢棄和



平之事。違背和平之人。然則和平二字。談何容易。要知和平者。貴在養其心。養其氣。乃真實之學問。非口頭言語所能敷衍也。若口頭敷衍。則其不和平之心。雖潛藏而實顯露。早已人人知之矣。吾試言養心養氣之法。中庸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朱子云。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余幼時嘗疑其言。以爲不可解。及今思之。乃知天道者。皆人事之所爲。即人心之所爲也。即如現在各省之水旱凶荒。兵戈盜賊。何莫非人心之囂張乖戾。有以致之。人心悖謬。於是天道顛倒。理之固然。無足怪者。人欲救此大劫。惟有養我軍人之心。並養我軍人之氣。養心之法。有八字。曰從容鎮靜。誦詩讀書。養氣之法。亦有八字。曰度量寬宏。犯而不校。守此十六字。則一時意氣之交。闕與一切權利之思想。自然淡焉。若忘矣。而且治軍之法。愈和平則愈堅定。漢諸葛武侯綸巾羽扇。晉羊叔子名綏帶輕裘。何等風雅。由其心之和平也。曾文正公在江西初治水師。全軍覆沒。公發憤投江水。幕府諸君救之起。公莞然笑曰。吾滿腹文章。死亦不值。今聽諸君勸。不死矣。其心氣何。

等。和。平。此。可。爲。萬。世。軍。人。之。法。

和。平。與。激。烈。二。字。相。反。愈。激。則。愈。烈。愈。和。則。愈。平。故。欲。望。天。下。之。太。平。先。求。人。心。之。太。和。孔。子。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人。心。何。以。能。和。平。忍。耐。而。已。矣。吾。更。切。告。軍。人。以。忍。耐。二。字。昔。漢。張。良。見。圯。上。老。人。圯。橋。也。老。人。墮。履。圯。下。顧。張。良。曰。孺。子。下。取。履。張。良。心。異。之。爲。之。取。履。老。人。曰。爲。我。納。之。張。良。跪。而。納。履。老。人。乃。告。之。曰。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張。良。果。相。高。祖。興。漢。此。無。他。能。忍。耐。故。也。宋。蘇。東。坡。云。項。羽。於。用。兵。之。道。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項。羽。之。斃。此。張。良。教。之。也。然。則。和。平。忍。耐。養。心。用。兵。之。道。兼。得。之。矣。

今。試。以。吾。國。人。與。外。國。人。較。外。國。人。得。數。人。即。能。合。羣。成。大。事。吾。國。人。得。數。人。無。論。

君子與小人不能共處。即君子與君子亦復爭鬪不休。何也。和平與不和平之故也。然則吾國人之能合羣與否。惟視乎和平與否。若始終不能合羣。尙復何望乎。夫今日吾國之不宜有政黨。人人能知之矣。然既有黨派。正宜因勢而利導之。疏解之。豈宜互相猜忌。互相挑撥。互相爭鬪。故吾國數大軍閥。倘能合作。則太平可望。實爲中國之福。倘不能合作。則無歲不戰。無時不爭。百姓之流離慘痛。更無已時。嗚呼。此特在和平之一念。與上總論所言爭地盤爭權利之關係耳。故特痛哭流涕言之。若此後軍心而真能和平也。則上天之劫運亦自消矣。

### 五守勤儉

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左氏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又曰。儉德之恭也。古聖人何以重勤儉如此。蓋惟勤乃能補拙。惟儉乃能養廉。天下雖至愚之人。惟勤則可變其愚。與巧者無異。天下至廉之人。惟其能儉。所以能清廉。否則不得不貪矣。我中國之貧窮。無可諱言。且貧窮亦非可耻之事。惟國家愈貧。窮國民乃愈奢侈。此則大可耻。

之。事。耳。故。勤。儉。二。字。實。我。國。民。之。要。藥。亦。我。軍。人。之。要。藥。試。觀。近。年。以。來。政。界。軍。界。中。是。何。景。象。每。遇。喜。慶。之。事。名。優。畢。集。笙。歌。聒。耳。至。數。日。不。休。計。其。酒。席。動。輒。日。數。百。桌。數。百。桌。駭。人。聽。聞。恬。不。爲。怪。嗚。呼。前。數。十。年。滿。洲。王。公。當。朝。首。相。或。遇。正。壽。費。耗。千。金。即。爲。御。史。所。參。劾。今。日。有。十。數。倍。而。不。止。者。所。耗。費。者。非。民。膏。民。脂。乎。亦。何。忍。而。爲。此。乎。且。以。個。人。生。辰。戕。無。數。之。性。命。牛。羊。雞。豕。魚。鼈。鱗。鯉。食。者。深。以。爲。美。而。被。食。者。何。等。慘。苦。揆。諸。本。心。尤。有。不。安。且。亦。非。種。福。之。道。昔。范。文。正。公。爲。秀。才。時。計。每。日。所。辦。之。事。或。與。所。食。不。稱。必。蹙。然。不。安。夫。有。大。功。德。于。民。者。尙。不。忍。輕。戕。物。命。况。撫。心。自。問。並。無。功。德。于。民。者。乎。吾。嘗。謂。勤。字。可。以。修。德。儉。字。可。以。養。心。昔。者。夏。禹。有。治。水。之。功。明。德。至。遠。而。孔。子。贊。之。曰。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衣。食。住。三。者。無。一。講。究。而。今。人。則。非。洋。房。不。居。非。華。衣。不。服。非。美。饌。不。食。非。汽。車。馬。車。不。坐。嗚。呼。抑。何。可。恥。之。甚。耶。春。秋。時。衛。文。公。國。已。爲。狄。人。所。滅。而。文。公。以。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勸。農。興。學。遂。以。中。興。我。國。而。欲。思。中。興。其。必。以。文。公。爲。法。乎。康。熙。時。呂。文。簡。公。爲。縣。令。幕。友。

人誤用硃膘。文簡公曰：可惜！可惜！旁有友人曰：公能充此心，百姓受福無窮矣。夫硃膘極微細之物，而猶愛惜若此，以其亦百姓之脂膏也。以上所述大聖大賢無不克勤克儉，可見建大事業者，要皆從勤儉中來也。

尚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永圖者，長久之計也。一身而能儉，一身可長久；一家而能儉，一家可長久；一國而能儉，一國可長久。反是而不能儉，則危亡隨之。春秋時楚靈王窮泰極侈，剝玉圭以爲小斧，旋爲國人所弑。齊慶封之車美澤，可以鑑。君子歎之曰：善人富謂之賞，惡人富謂之殃。後慶封遇難，全族誅滅。鄭子臧好聚鵠冠，言以翠羽

爲冠飾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彼奢侈之人，無不立遭禍敗者，何也？以其斂天下之資財而享一身之福，爲天道所忌，即爲人道所不容也。世有求其身家長久者乎？尚其守勤儉之訓，而以楚靈王、齊慶封、鄭子臧爲炯戒哉！且更有進者，吾之所謂勤儉者，非僅求免禍而實行乎心之所安。老子道德經曰：聖人善救人，故無棄人；善救物，故無棄物。譬如我妄費一紙張，試問我能造此紙張乎？我妄棄一布縷，一米粟，試問我能

造此布縷。能種此米粟乎。惟不能救物。是以不能救人。而規數。因之以起。我江浙之戰禍。何嘗非因平日之奢侈。有以釀成之。然則勤儉者。可以救物。可以救人。而即挽回劫數之一大根原也。

漢馬援誡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短長。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勅。慎也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鶩也。鴨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又後漢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逸淫也慢放縱也則不能研精。僻拘也躁急迫也則不能理性。其治也德性也。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夫馬援漢之名將也。諸

葛武侯。我中國之大賢人也。而其誠子弟書。謹慎勤儉之意。溢於言外。如此。斂才治性。方能成真英雄。此二條。吾軍人宜常記誦之。

### 六守本分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我之分也。我現在所居之位。即是我現在所當安之分。余前於總論中。已言安分之道。茲特再詳細論之。大抵安分有兩端。一爲不干涉他人之權。一爲不覬覦他人之位。干涉他人之權。爭名者也。覬覦他人之位。奪利者也。爭名者。取禍最深。奪利者。得禍更大。西國政治家謂國民各安本分。各治其事。一國即可以治安。倘人人欲侵奪他人之權。則秩序淆而一國即亂。此言頗有至理。昔春秋時。宓子賤爲單父宰。他人每侵其權。子賤患之。言于上官曰。邑中有舉掌寫字者。旁人動掣也。其肘也。寫字者不能成字。今爲政者亦多有人掣肘。則政治之敗壞廢弛。可知矣。我中國數萬萬人。倘人人欲亂辦事。人人欲干涉他人之事。試問政治尙可爲乎。故曰。爭名者。其取禍深也。至于覬覦他人之

位更有當大戒者。譬如為縣長則思為道尹。為道尹則思為省長。為省長則思為部  
長。無已時也。為連長者則思為營長。為營長者則思為旅長。為旅長者則思為師長。  
亦無已時也。人生永無知足之期。在下位時則思得高位。以為不知何等光耀。何等  
榮華。迨既得高位。又覺無甚意味。更思再得高位。于是不奪不蹙。蹙足譬諸登樓梯  
者。其步愈速。其跌愈深。而當局者沈迷而不悟。嗚呼。可痛也哉。

左氏文公二年傳曰。戰于穀也。晉襄公禦秦師。于穀大敗秦師。晉梁宏御戎。萊駒為右。車右戰之明日。

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臆取戈以斬囚。禽之。禽獲也。生

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先軫晉中軍元帥。而立續簡伯。狼臆怒其友曰。盍死

之。臆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為難。言發難也。臆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

于明堂。明堂通明之堂。論功之地也。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為勇。共與供通。以義供國。吾以勇

求右。無窮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醫

公及秦師。戰于彭衙。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臆于是乎君子。詩曰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嗚呼。狼曠。可謂之名將矣。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不害上。即不犯上也。此其能安分一也。曰共。用之。謂勇能以勇供給國家之難。此其能安分二也。曰黜。而宜。乃知我矣。既黜而毫無怨言。此其能安分三也。君子謂狼曠。可謂名將矣。吾嘗考之歷史。凡武人不能安分。至于傾覆其身家者。不可勝數。不獨犯上作亂爲然也。即以患得患失。鑽營運動者言之。其終亦必無結果。蓋權位之所在。人無不妬忌之。無不傾軋之。無不陷害之。即不如是。而人諂諛之。至于恣睢暴戾。縱欲敗度。是以危機四伏。不久旋即滅亡。又試深而論之。曹操以典軍校尉。而至于稱帝。可謂盛極矣。然其子孫。即爲司馬懿所滅。司馬懿係曹操之幕府。而稱帝。亦可謂盛極矣。然數傳之後。其子孫懷帝。至爲劉聰。青衣行酒。悲乎哉。佛家之所謂輪迴。至空而無憑者也。而惡人之子孫。被累慘苦。至實而有憑者也。此則儒家之所謂輪迴也。夫以布衣而進帝位。未有如曹操。司馬懿者也。而其貽害子孫。亦未有如曹操。司馬懿者也。無他。不安分故也。

夫安分者根于心術而亦本于學問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現在也言君

子於現在所居之位而不願外來非分之榮華也

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在上位不陵下

陵欺侮也

在下位不援上

援攀援也

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

僥倖聖人之言正大光明如此凡人生當世最好者不求二字最危者行險二字不

求則自然無怨行險則當然遇害且不求亦未必不得富貴行險亦未必即得富貴

縱使能暫時得之亦未必能常享富貴然則人亦何苦而不安分乎務望我軍人細

思之到名利關頭愈淡愈高愈濃愈險勿以寶貴之身輕入錦繡之陷阱也

### 七守真實學問

軍人之學問安在將謂嫻習武藝乎謂深知兵法乎謂熟諳韜略乎吾謂此數者皆

其後焉者也蓋常人之所謂學問分學問品行爲二者也吾之所謂學問合品行學

問爲一者也學問與品行不能合而爲一縱使嫻習武藝深知兵法熟諳韜略然而

品行墮壞名譽掃地譬諸建築房屋然外觀有耀基址不完一旦坍塌片瓦無存嗚

呼。可。痛。哉。可。痛。哉。故。吾。切。望。我。軍。人。爲。第。一。等。之。學。問。即。爲。第。一。等。之。品。行。成。世。界。上。第。一。等。之。人。格。其。始。先。求。識。字。正。字。音。通。字。義。並。講。古。來。忠。孝。名。節。之。事。其。次。讀。論。語。再。讀。孝。經。再。讀。孟。子。再。讀。春。秋。左。氏。傳。至。天。資。高。者。再。讀。他。種。經。書。及。資。治。通。鑑。歷。代。史。書。等。又。其。要。者。如。胡。文。忠。公。讀。史。兵。畧。胡。文。忠。公。所。刻。地。圖。及。從。前。製。造。局。所。印。各。種。書。籍。並。近。今。新。出。之。各。地。圖。等。皆。當。參。觀。又。各。國。兵。制。地。理。均。當。詳。細。研究。既。成。名。將。卽。成。大。儒。將。來。聲。名。稱。于。當。時。顯。于。後。世。豈。不。盛。哉。要。知。古。來。成。赫。赫。之。功。者。所。在。多。有。然。而。或。不。免。稍。差。一。針。其。名。譽。終。至。于。墮。落。皆。由。于。學。問。欠。缺。不。知。愛。惜。品。行。故。也。及。至。後。來。其。功。業。亦。不。足。恃。悔。讀。書。之。不。早。亦。已。遲。矣。故。吾。所。謂。守。真。實。學。問。者。要。在。能。知。又。貴。能。行。其。根。柢。須。從。論。語。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及。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兩。章。書。切。實。體。認。更。須。從。孟。子。重。仁。義。黜。功。利。及。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數。語。切。實。做。起。切。望。各。處。陸。軍。學。校。及。軍。營。中。皆。以。此。爲。宗。旨。始。終。守。此。不。踰。孟。子。所。謂。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

又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即此意也。試考古來名將無一人不重讀書無一人不重學問品行。且觀本書第四卷所載岳忠武王戚武毅公其學問何如其品行何如。倘我軍人皆能讀書講學何患不成偉人。吾中國何患不成強國。尙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我軍人而知求學也在能自得師而已矣。

軍箴卷二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戒律七條

戒律者謂法律所當嚴戒也

一戒姦淫

周禮大司馬正邦國之法曰馮弱犯寡則眚之。眚之謂削其土地賊賢害民則伐之犯令陵

政則杜之。杜之謂絕嚴罰之有鳥獸行則滅之大司馬者即今日之陸軍總長也馮弱犯寡

則眚之教吾軍人之憫寡與弱也賊賢害民則伐之教吾軍人之愛賢與民也犯令

陵政則杜之教吾軍人之服從命令也而尤要者在有鳥獸行則滅之一句鳥獸行

者姦淫是也人生之罪莫大於姦淫上干天誅下遭人戮嗟乎一國之中豈可有鳥

獸行乎是吾國之大恥也滅之之道非過嚴也奉行天罰也

嗟乎人道之大綱恕而已矣恕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天下最慘之事莫如姦

淫我為軍人而倚勢以肆姦淫天道有施即有報試思他人入我室而肆姦淫我之

心理當何如。即使今日未有室家。他日有室家之後。當復何如。若謂我有武器。便可橫行無忌。萬一他日我無武器。他人持武器而入我室。我之心理。又當何如。嗟乎。天道不遠。良心尚在。思之。當通身汗下矣。豈可以爲此乎。千萬戒之。

嗟乎。人道之本原。有恥而已矣。我中國爲最重廉恥之國。我中國婦女。尤爲最重廉恥之人。我而肆姦淫。則婦女必死。婦女既死。則父母哭。子女啼。其冤魂有不隨我而行者乎。不久必索我之命矣。快一時之慾。而喪他人之廉恥。喪自己之廉恥。他日喪自己之性命。甚或喪一家之性命。嗟乎。亦何苦而爲此乎。要知保全婦女之廉恥。其事最大。保全我一己之性命。且保全他人之性命。其事更大。我特痛哭流涕言之。願我軍人千萬戒之。

吾特引數事爲證。順治時。某將下江南。擄婦女約三千人。訪聞崑山徐氏有大樓數十間。乃往託徐某暫時寄頓。徐某欣然許諾。某將往赴福建。徐某忽日買豬羊骨。他人莫知其意也。踰月。徐某出資將婦女隱密遣歸。既畢。某夜忽火起。房屋悉付一炬。

徐某逃。不知所往。又踰月。某將至崑山。則見斷垣灰燼之中。骨殖亂藉。以爲婦女皆葬火窟矣。咨嗟太息而去。後徐某生子乾學。爲宰相。餘二子亦登科及第。爲學士。又順治時。浙江包某與某將相善。某將到浙時。掠婦女數百人。包某見之。曰。將軍勞苦功高。聲名赫赫。何以將屬擄婦女甚多。不獨有損名譽。抑且大傷陰德。何不放之歸乎。某將許之。包某即請派老成兵士數名。並請其摯友數人。分途將婦女送歸原籍。臨行時。包某在岸上對兵士下跪。叩頭無數。以託之。觀者無不泣下。婦女俱安然還家。無失節者。後包某子孫富貴不絕。至十餘世。

去年江浙戰時。劉河新塘市有烈女趙鳳寶者。當兵戰時。隨其父母逃出。適值深夜。父母俱失散。烈女獨行。遇蘇兵黃某。將犯之。烈女素有膂力。拳足抵抗。黃某怒。開鎗。烈女號呼。中十八鎗而死。明日黃某抵劉河。方陷陣。一砲子飛來。適中其額下。削去半面。痛極倒地。宛轉哀呼。至一晝夜方死。其報亦至慘矣。

以上就所記憶者略言之。此外因果之事。聞之可爲寒心者。不勝枚舉。要而言之。人

之所以為人者禮也。非禮則何以為人。人之所以為人者倫也。無倫則何以為人。男女有別。經訓凜然。壞倫滅禮。神鑒昭彰。天誅甚速。無可逃者。勿謂暗室可欺也。暗室中之良心。即是明燈。勿謂陰隲無憑也。隲正也。謂天之賞罰甚正。陰隲中之嚴譴。甚于顯戮。吾向見文人學士中。有犯姦淫之人。其一身無復存者。其一家亦無復存者。輾轉報施。人莫不服天道之公。且畏天道之巧。推之於軍人。當可以憬然悟矣。倘有人編輯戒淫詩。及古來逃難之慘酷詩。令我軍人於無事時誦讀之。其功德非淺鮮也。

二戒搶掠焚燒

孔子之論心學曰。不遷怒。不貳過。所謂不遷怒者。言有怒於此事。不以移之於彼事。有怒於此人。不以移之於他人也。夫我行有過。與人戰鬥。已屬萬不得已之事。豈可遷怒於百姓。而况搶掠之乎。而况焚燒之乎。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凡人或讀書。或經商。或耕田。或充職役。積累經營。談何容易。我乃一旦掠而取之。彼百姓窮苦逃亡。日後何以為活。反諸良心。必有蹙然大不安者矣。又况將房屋什物。付之一



炬無端遷怒。尤不可解。即使草屋柴門。何一非百姓。辛苦所築。即一絲一粟。亦當知物力何等艱難。何忍暴殄天物。傷情害理。其干天怒。犯人怒。爲何如。去年江浙戰事。聞各處難民。有在猪圈中度日者。其慘苦情狀。可爲痛哭。今人侈言同胞。同胞。我中國百姓。非最愛之同胞乎。乃今搶掠同胞。焚燒同胞。得毋有深痛於心者乎。古人逃難詩有云。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又云。城郭爲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嗥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靡肝肺。嗚呼。讀之。當無不淒然下淚矣。昔者愛民名將。著有數事。試略述之。以爲模範。漢光武遣鄧禹入關。言畿近地是時赤眉賊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師行有紀。皆望風以迎。禹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禹可以稱仁人矣。宋曹彬攻南唐。金陵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越日城破。全城一律保

全果不殺一人。民無逃亡者。同治時。粵匪僞譚王守浙江湖州城。有吹喇叭者。張某降賊已數年矣。譚驍勇戰無不勝。某日忽聞左文襄公諱宗棠之先鋒蔣果毅公諱益澧將來攻城。蔣公紀律森嚴。百姓爭歡迎之。譚大恐。親率勇將與之戰。第一日遇其偏裨。譚小勝。第二日蔣公親來。自黎明至午。鎗炮不絕。兩軍陣脚均不少動。蔣公怒。親撲陣擒譚王。張某急脫衣逃。遇官兵。張叩頭無數。言我非賊。幸憐宥我。官兵笑曰。汝是賊陣中來。尙云非賊乎。惟我奉大帥令。不妄殺人。汝可從某路逃。張乃匍匐匿民房中。翌日湖州城即克復。秋毫無犯。浙人至今祠祀蔣公焉。吾又嘗考諸史書。漢高祖之所以統一者。在不擄掠不焚燒而已。項羽之所以覆敗者。在燒秦國宮室。掠婦女而已。成敗昭然。可不鑒哉。

### 三戒騷擾

禮記曰。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何謂天下爲一家。言視天下之百姓。如吾一家之人也。何爲中國爲一人。言視中國之百姓。如吾一人之身也。天下百姓如

有害如我。一家之父。兄弟有所害也。中國百姓如有傷如我。一身之身體。髮膚有所傷也。然則以良心言之。何忍騷擾百姓乎。孔子曰。君子懷刑。懷刑者非獨畏官府之刑。實畏鬼神之刑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服上刑者非獨服法典。實服天誅也。然則以報施言之。豈可騷擾百姓乎。閭閻熙熙。受上天之仁德。盡終歲之勤勞。始得享一日之安樂。乃大兵一至。老弱逃亡。壯丁四散。村落成墟。鷄犬無跡。百姓如驚弓之鳥。心膽俱碎。多有逃之無地。可逃者。嗚呼。何其慘也。皆騷擾爲之也。上文所言之。姦淫搶掠。焚燒其罪爲最大矣。然而騷擾之害。亦有不可勝言者。此等野蠻舉動。倘用兵於外國。猶且萬萬不可。況施之於我中國同胞乎。茲特約而戒之如左。

一曰拉夫。

數十年以前。聞軍營之中。搬運器械等事。多用營卒運兵。從未有令百姓當差者。讀曾文正公愛民歌可見。乃近年多聞有拉夫之事。老親哭隨。妻子牽衣而泣。軍士亦不以人道待之。鞭打鎗擊。其死於戰場者。十之二三。死於鞭撻者。又十之二三。死於

逃亡餓斃遇水自盡者。又十之二三。其能存活生還者。十之一二。在軍人以爲吾輩赴敵。若輩當差理所當然。不知赴敵者爲公鬥乎。爲私鬥乎。然則百姓之當差。其當然者乎。其不當然者乎。去年友人。有拉夫行詩云。拉夫苦。拉夫苦。猝然相遇。遭鞭楚。拉去關閉一室中。纍纍相縛如俘虜。父母候道旁。妻子相追哭。傍徨觀者歎。息泣數行。更有幼兒牽衣問。吾父。吾兄。何日歸。嗚呼。汝父。汝兄。不可追。戰場豈復有歸期。幼兒。幼兒。此生何所依。讀之不覺淚泫泫。下唐李遐叔弔古戰場文云。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持。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此言一家團聚。忽遭生離死別之苦也。又云。必有凶年。人其流離。此言大兵之後。壯者散之四方。田畝荒而不治。國稅亦必空虛也。然則拉夫之害。可勝言哉。吾試述二事。一可以爲鑒。一可以爲法。去年江浙戰爭。蘇兵猝至太倉。太倉警佐楊煥字俊素性仁慈。事前又無預備。忽聞某營某團至。索夫數百名。又聞某旅某營至。索夫數百名。均限數點鐘之內。刻不容緩。楊警佐曰。如此騷擾百姓。吾不如死。遂取手鎗自行擊斃。妻子五

六口均無依託。太倉人爲捐貲周卹之。至今稱頌其德。

崑山某鄉警佐某。北人也。性直爽。猝聞蘇兵至。索夫數百名。某警佐曰。吾來不及。不能奉命。某營官曰。汝何敢違。當以軍法從事。取手鎗向之。某警佐曰。吾有保護百姓之責。不能奉汝命以擾民。汝有鎗。吾亦有鎗。亦取手鎗向之。某營官懾服曰。然則請拉數十人足矣。某警佐曰。不能。汝營夫作何事乎。某營官乃使營夫搬運。崑山鄉人受惠匪淺矣。

按江浙兵事。吾蘇警界保護百姓。感德非淺。此人惜佚其名。並詳細地址。亦不能詳耳。

騷擾之事。其二曰。強佔民房。

數十年前。余見軍人多住棚帳之中。偶有借住廟宇者。已屬罕覯之事。曾文正公愛民歌中。亦曾言之。乃近年行軍。多有強佔民房之事。高堂大厦。惟恐其不安適。豈軍人服習勞苦之本意乎。且如上文所云之姦淫搶掠。焚燒種種流弊。皆因此而起。曾文正公手訂營規。不許營兵離營。實爲防微杜漸之法。吾並述一事如左。

同治時。捻匪起。山東臨青縣知縣某。守城數月。危不能支。屢請兵于上官。派多將軍

隆阿來接見時。多將軍面有憂色。問吾住何所。某知縣對曰。已備有公館及各將領住屋矣。將軍急搖首曰。無須無須。吾祇須一片空曠地支蓬帳住耳。是夜將軍出巡察數處。軍士皆不許離營。明日遇捻匪小敗。將軍面有喜色。謂某知縣曰。吾得之矣。汝縣屬有村鎮地圖乎。曰有。將軍取視之。達旦不寐。臨陣時謂某知縣曰。吾今日必勝。從某村追賊至某村。明日始歸。汝速派賢員數人隨後調查民房有無損壞。趕緊撫卹。爲之修葺。是日果大勝。明日將軍還。某知縣詢其勝敗之由。將軍曰。吾軍戰無不勝。驕極矣。敗者勝之基也。故吾決第二次必勝。勝則賊必逃匿。民房吾兵必搜捕之。故吾必親自押隊。禁吾兵藉端騷擾。更得賢員以修葺之。吾無憂矣。如將軍者可謂真能愛百姓矣。

騷擾之事。其三曰強買民物。

公平交易情理之常。何得倚勢強買。吾見邇來行軍。所以民怨沸騰。甚至閉門罷市者。皆由強買民物而起。曾文正手訂營規。營中祇許派一老成人充當買辦。按照市

價購物。不得佔絲毫便宜。亦防微杜漸之法。若聚衆行街市之間。未有不滋事者矣。吾並述二事如左。

去年江浙戰事。蘇軍人某甲。在某處買鞋。出價洋一元。迨店夥審察之。則銅洋也。恐店主詰責。懊恨欲死。旋有軍人某乙。亦來買鞋。店夥告之。乙曰無害。吾素識某甲。爲汝易之可耳。遂出洋二元。攜銅洋去。某乙匆匆至黃渡。則某甲已臨陣矣。乙亦臨陣。適一鎗子飛來。中囊中銅洋粉碎。乙受微傷。伏地得無恙。後起見某甲。則中鎗死矣。噫。乙以一念仁慈。竟得生全。甲以一念欺詐。遂至於死。孰謂無天道哉。

某軍駐無錫時。有軍人某至麵館。因論麵價。少給銅元二枚。店夥爭之。某怒。舉刀刺店夥倒地。血流如注。警察至。將軍人及店夥並送執法處。則店夥已傷重死矣。執法處遂將某軍人鎗斃。示衆。嗚呼。因二銅元而傷二命。意氣之爲害。強權之結果。竟至於此哉。

#### 四戒勒索商民

爲政之要。得人心而已矣。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然則我軍人之要務。佐爲政者。得民心而已。民心如何。而可得。不妄取於民而已矣。孟子言關市譏稽也。而不征也稅。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耕者助補助也。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能行此。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夫不妄取於民。而民仰之如父母。苟妄取於民。民豈有不視之如寇讐者哉。左傳晏平仲論齊景公曰。民間公命如逃寇讐。謂齊景公之不卹民也。夫民之疾。視其上有如寇讐。豈能長久乎。古語云。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倘搜刮民財。聚於一方。未有不蘊聚也利生。孽者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自作孽者。搜刮民財之謂也。我軍人之餉額。在國則有國費。在省則有省費。均有一定之標準。一定之額。算豈可絲毫妄取於民。以至迹近勒索。况今者。民脂民膏。竭而又竭矣。頻年困於凶荒。困於捐輸。困於學費。困於雜稅。再困於軍人之給養。向之所謂剝膚敲髓者。至此而無膚可剝。無髓可敲矣。我商民



困苦之處爲政者方當培養元氣補助之不暇若再剋削之惟有同歸於盡而已嗚呼吾昔者提倡商會原期振興商務發明商學曾不料其籌款之苦乃至於此也維時地方一空如洗欲籌款則羅掘俱窮人人逃匿不籌則聲勢洶洶惟恐兵來滋擾告貸無門呼號誰救豈不痛哉抑我更有爲軍人戒者老子道德經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貽其咎昔者聞某當道聚斂數千萬享之不過一二年臨死時不能言其帳目之所在盡爲人所吞沒天道之巧如此孟子言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壟斷焉彼行搜括之策者方且自以爲得計不知剝而必復者天道之常也盛而必衰者人事之機也一晝一夜花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我不能行善積德則富貴能有幾時一旦鐘鳴漏罷興盡悲來千百萬之貲財不知落於誰人之手而商民受我之苦者已不知破壞幾萬家矣商民之怨恨我者已不啻視我之子孫如寇讐矣又豈不痛哉禮記曰心以體存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此言心而不知涵養則爲體之嗜欲所傷君而不知積德則爲民之寇讐所傷也

嗚呼。搜括果何益哉。徒取怨而已矣。徒失人心而已矣。昔胡文忠公告誡軍營中。不許認師生。受贄禮。喜慶事不許結綵堂。送禮物。懼其取之於民也。使文忠而生於今日。其慨歎當何如。而說者謂招兵既多。既不能節流。不得不開源。不知古人所謂開源者。乃言生財之道。非謂勒索之計。至於招兵一事。必須有一定之兵額。斯有一定之餉額。餉不可少。更不可欠。吾於後論中言之。如法以行。豈有勒索之弊哉。

### 五戒賭博

人生世界之內。最不可爲無益之事。余於人格中嘗有論云。口不可爲無益之言。心不可爲無益之思。身不可爲無益之事。古語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况無益而有損者乎。昔夏之大禹王經營天下。平治洪水。嘗曰。凡人當惜寸陰。言惜一寸之光夫大禹王且惜一寸之陰。吾輩不當惜一分之陰乎。凡人之廢時失業。而有損于道德者。莫如賭博。文人學士以賭博爲消遣。余大以爲不然。况軍人日須操練。或日須工作。日須講求學問。尙何暇爲賭博之事乎。昔晉陶侃英雄也。常投軍吏之酒器。擣蒲即賭之

具於江。扑之曰。携蒲者。牧豬奴戲耳。夫以堂堂軍吏之人格。何等尊貴。更何屑爲賭博之事乎。漢霍去病嘗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晉祖逖聞鷄鳴曰。此天下之雄聲也。遂起舞。蓋表其壯志也。宋文文山先生名天祥曰。食人之食者。事人之事。衣人之衣者。憂人之憂。蓋表其忠誠也。夫軍人之志氣。遠大豪邁如此。更何屑爲賭博之事乎。且吾更有爲軍人勉者。賭博遊戲事耳。遊戲可以久長乎。將望其勝而得利乎。則我未見賭博而能興家置產者也。生人之性命在乎職業。賭博則失業。失業則流蕩忘反。吾賭一日。吾父母之衣。或有不完者矣。吾賭一日。吾妻子之食。或有不給者矣。深入其中。迷而不悟。必至傾貲蕩產。甚者流爲穿窬。爲盜賊。是故穿窬盜賊之行。或由賭博而起。非真不肖也。是出於不得已也。可痛孰甚焉。吾前數年於火車中聞軍人談賭博事。津津有味。聞其勝負。竟至有每夜三四千金者。實爲可駭。雖罄中人之產。豈足供其揮霍乎。昔明末賭風極盛。有以三十六天罡作門牌者。李闖遂起。明代以亡。今日則有所謂牌九者。有所謂麻雀者。有所謂撲克者。種種名色。不一而足。士大夫

倡之軍人和之。嗚呼！此非亡國敗家之兆耶？甚望吾國人戒之。戒之。更願吾軍人戒之。戒之。

### 六戒吸食鴉片栽種鴉粟

鴉片煙吾國恥也。吾國仇也。諸君其知之乎？當道光中年，英人以印度之鴉片販入中國，流毒海內。當時林文忠公諱則爲兩廣總督，見而憫之，遂取粵中所有煙土，聚而付之一炬。天下稱快。英人大憤，遂興兵入中國，逼成五口通商條約，並割吾香港之地。同鄉夏君頌萊有何日醒歌云：「一朝病國人多病，妖煙鴉片進。嗚呼！吾族盡四萬萬人厄運臨，飲我酖毒逼。以兵還將賠款爭，甯波上海閩粵廈門通商五口成。香港持相贈，獅旗英國獵獵控南冥。言南方誰爲戎首，誰始要盟。吾黨何日醒！」此事慘毒到極步處，愧恥亦到極步處，受害亦到極步處，實爲吾中國神人所共憤。乃至今尚有吸食鴉片者，苟有人心，當不至是。况他事之害尚可救，而鴉片之害則不可救。他日之過尚可改，而鴉片之過則不能改。即如我上文所言之賭博，倘一旦悔

悟不爲即可成爲好人。而鴉片則深入而不能自拔。其故何也。試取象牙及各種骨角。浸入鴉片煙盒內。數年之後。俱成蜂巢眼。此其毒深入骨髓。確有明驗。豈非可畏之極乎。乃吾國人甘心受之。忘國恥。昧國仇。嗚呼。可痛也哉。昔人有詩云。「民生有嗜欲。乃爲貧之端。况復阿芙蓉。毒氣熏肺肝。相將入黑籍。涕淚交徬徨。」此其害有歷歷可數者。耗貲財一也。精神不能振作二也。遺祖宗羞三也。所冀吾軍人切齒痛恨。而相與杜絕之者也。然而更有一事。大不可解者。則莫如栽種鴉粟。昔人云。尤而效之。言效其過失罪又甚焉。吾國既不能雪國仇。又不能伸乃反效印度之所爲。栽種鴉粟。是獨何心。吾有一言爲諸君告。吾中國關土地。築工場。興道路。稻田日少。一日米價日貴。一日吾中國之農夫。或入軍界。或作工人。農人亦日少。一日十年之後。吾中國稻田去其大半。倘一旦鄰邦閉糴。吾中國人且將餓死。况復遍種此等毒藥。遺害人民。要知鴉粟其毒最烈。倘栽種數年之後。其地即不能再種五穀。是多一區鴉粟。他日即多一區餓殍。嗚呼。國恥如此。國仇如此。而遺害民生。又若此。吾言至此。不

禁氣咽而腸斷矣。乃報端所載。謂某處軍人爭種鶯粟。莫敢誰何。且謂去年江浙戰禍。因爭鴉片煙而起。此等謠言。吾未敢信。要知吾軍人良心俱在。當不爲此。此後惟望雷厲風行。嚴行禁絕。雪國恥。報國仇。皆吾軍人之責也。至近日鴉片之外。復有雪茄煙。香煙。吸取吾中國貲財。每年不可勝數。涓涓不息。遂成江河。而無知無識者。且以此爲漂亮之物。嗚呼。昔日之水煙。旱煙。明吳梅村先生日之爲妖。今學界中亦引以爲恥。至於鴉片煙。雪茄煙。香煙。則恬不爲怪。抑又何也。安得林文忠公復起一掃而盡之。戒鴉片煙以林文忠公方爲最善。或取甘草膏代之。更有一法。將煙盒日磨而盡之。一次愈磨愈淺。則日吸日少。一年後可戒淨矣。至香煙火毒最烈。友陶某每日須吸香煙三盒。後患腦炎症而死。亦有因吸香煙患肺炎病而死者。可畏之至。

### 七戒黨系爭鬥意氣

有小舟焉。飄搖於大海之中。適值風浪交作。船底又漏。乘舟者方號呼求救。而舟中之篙工方奮拳以擊蓬人。蓬人又頓足以擊舵師。其不傾覆者幾希矣。此非吾中國之現象乎。嗚呼。豈不大可悲乎。有一家焉。兄弟七八人。相安無事。忽有人議其分產。

不均。於是兄與弟終日相鬩。弟與弟亦終日相鬥。有盜匪至。彼此坐視。不相救。乃一并縛之而去。明陸桴亭先生詩云。「時有令兄弟。偶爾成析炊。大盜一入室。彼此生阻疑。兄或擊其弟。弟亦奮刀錐。兄弟本同生。相疑徒爾爲。大盜當門前。鼓掌方嘻嘻。」此非吾中國之現象乎。嗚呼。豈不大可悲乎。若是者。何也。誤於黨也。吾嘗論黨字之本義。上从尙。下从黑。尙者上也。至上而無以加也。黑者地色也。以至高無上之人。格不幸而墮黑暗之中。爲黑暗之事。此黨之不幸也。凡人有血氣。心知不能無私。一二人之私有限也。一二十人之私爲害已無窮矣。積而至於數十人。數百人。又至於千人。發之而不得其正。則其爲私也彌大矣。吾黨之中而有小人焉。則必庇之護之。彼黨之中而有君子焉。則必排之斥之。甚至是非顛倒。黑白不分。而况聚萬衆之武夫。逞一時之怒氣。誅鋤異己。輒動干戈。於是政治之紛更。乃如一龍一蛇。一玄一黃。倏忽變幻。而不可究詰。當事者每操一反覆勝負之端。在下者卽重遭一水火兵戈之厄。血肉橫飛。驚霆不測。冤冤相報。豈有已時。而彼漁人者。乃鼓掌嘻嘻。坐收其利。

嗚呼。此吾所以痛哭流涕。日夜呼籲求息。我中國之黨爭也。而說者曰。此非出於意氣也。迫於時勢之不得已也。是又不然。夫所謂不得已者。恐出於挑撥者之口耳。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者。言如水之浸灌滋潤。時時進讒言也。膚受者。謂如肌膚所受。亟迫而切於身也。人方利用我。以期攫取種種之利益。日後之富貴。而我不覺輕信其言。甘受其包圍而莫之悟。遂致視同袍同澤之人。若有深仇宿怨。炮聲隆隆。逾月不休。飛機軋軋。亂擲炸彈。糜爛地方。不可收拾。試問。究爲何事。有何仇恨。乃不能言其理由。嗚呼。豈不可詫可悲也哉。江浙戰時。有自戰地運傷兵至滬寧北火車站者。該兵左腿爲開花彈炸燬。右腿亦如之。血肉崩裂。慘不忍睹。該兵到站時。大聲疾呼曰。我不害人。人不害我。未幾。即氣絕。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嗚呼。如該兵者。良心其猶不泯哉。且吾觀古來歷史。所謂不得已而用兵者。或以外侮侵凌。或因盜賊肆虐。今則未有是也。吾人相處。有如上文所云同舟共濟。兄弟同居。豈有不得已之舉。萬一有之。我以禮讓自處。百姓自然悅服。天下自有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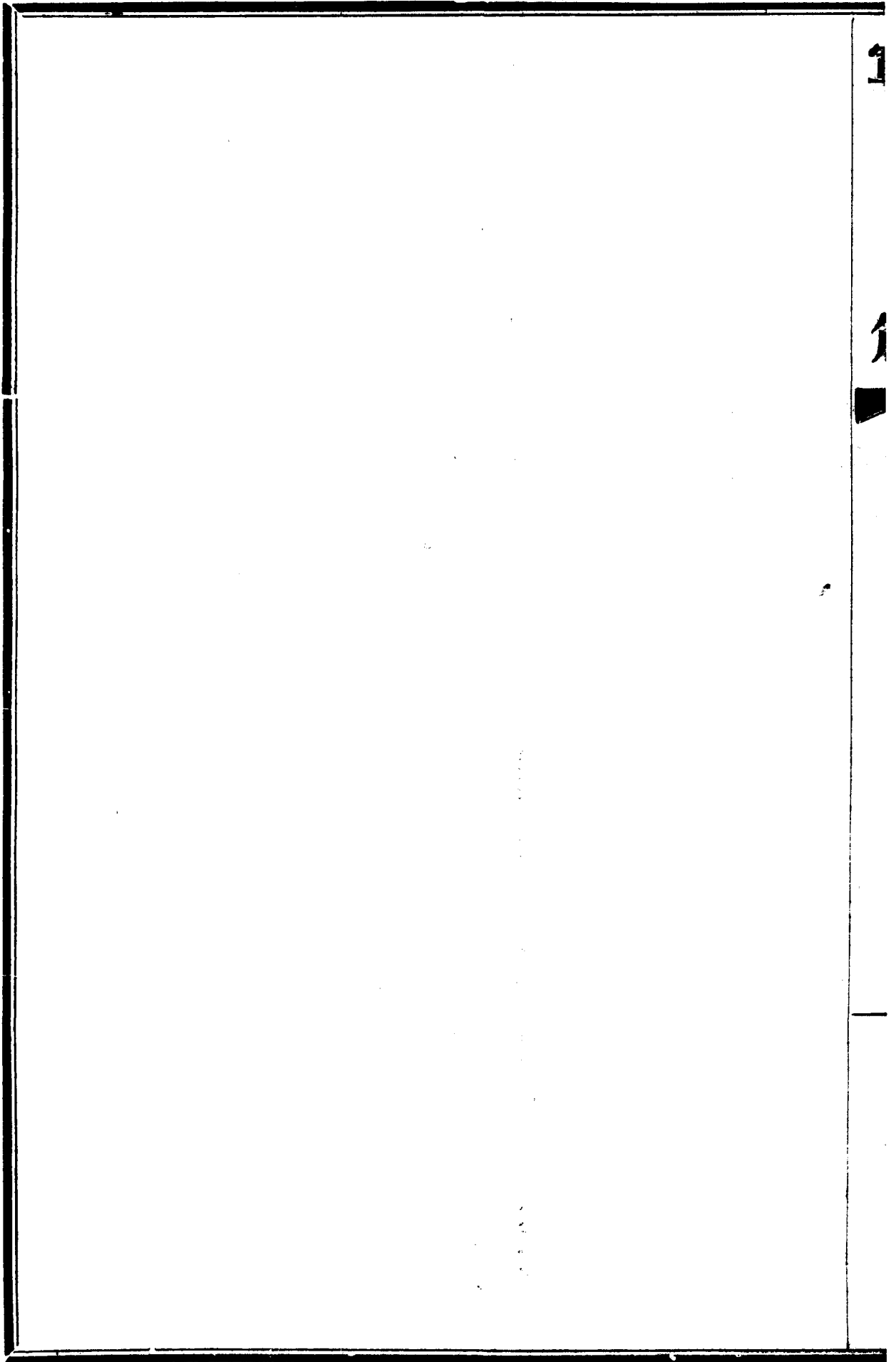
評。有。如。太。王。之。居。岐。山。從。之。者。如。歸。市。矣。又。烏。用。黨。爭。爲。哉。夫。吾。今。日。中。國。有。大。黨。系。焉。要。皆。豪。傑。之。士。也。惟。能。和。平。合。作。則。治。不。能。和。平。合。作。則。亂。能。和。平。合。作。則。國。家。存。不。能。和。平。合。作。則。國。家。亡。能。和。平。合。作。則。百。姓。休。養。而。太。平。不。能。和。平。合。作。則。百。姓。糜。爛。而。無。極。此。不。必。諱。言。者。也。故。吾。特。痛。哭。流。涕。言。之。冀。當。局。者。之。幡。然。改。悟。平。意。氣。而。息。黨。爭。也。

### 後論

漢諸葛武侯論將材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而知其飢寒。悉其勞苦。此之謂仁將。見賢若不及。從諫若順流。寬而能剛。簡而能詳。此之謂大將。可見所謂將才者。以其能行仁義也。以其能爲善而愛民也。未有終日圖私鬥。而可以稱將才者也。亦未有終日思去異己之人。私心自用。而可以稱將才者也。夫天下之善。皆我善也。天下之才。能皆我之才能也。惟有虛心以聯絡之。自可會合爲一。而成干城腹心之寄。何必自隘其量。以至於殺人哉。是故吾爲此論。非輕軍人也。正所以重軍人也。非薄軍人也。

正所以尊軍人也。曠觀天下大勢。欲定中國大局。決非拘墟迂陋者所能。必有文武兼資。仁勇具備。如華盛頓者出。而後乃克有濟。吾中國其有斯人乎。惟在講求學問而已矣。惟在講求道德而已矣。是故吾爲此書。更非獨望軍營中人讀之也。更望陸軍學校中人讀之也。更望警界中人讀之也。更望各處保衛商團中人讀之也。凡此乃吾中國武備人才之所聚也。更望吾軍營中人。吾學校中人。吾警界中人。吾保衛團商團中人。皆相親相愛。相聯絡而毋相猜相忌。以致於相爭相鬥也。按照各國定制。通國民人。皆當爲兵。吾中國即未能行此。必當隱師其意。而善用之矣。嗚呼。諸君亦知之乎。吾中國最苦者何人乎。其惟我軍人乎。其惟我農人乎。其惟我商人乎。然而農人終歲勤動耕作。商人終歲經營負販。以養我軍人。一旦逃難。或中流彈而死。或投河而死。或閉門自盡而死。或闔家流離凍餓而死。或遇搜括淨盡而死。則彼農人商人者。較之我軍人更苦萬萬矣。所望我軍人勿妄動干戈。勿自殘。同類自戕。其養我之人也。又况近來外交緊急。吾軍人而能安靜守道德仁義。則中國自然太平。

外交。席。上。方。有。揚。眉。吐。氣。之。時。若。軍。人。不。知。守。道。德。仁。義。自。相。殘。殺。則。中。國。將。久。無。太。平。之。日。外。交。之。事。更。至。糜。爛。不。可。收。拾。我。國。民。何。辜。自。墮。地。獄。竟。無。翻。身。之。日。所。望。我。軍。人。本。諸。天。良。速。求。於。覺。悟。者。也。更。有。附。論。及。之。者。近。時。裁。兵。之。說。洋。洋。盈。耳。談。何。容。易。昔。胡。文。忠。曾。文。正。對。于。此。事。尚。且。非。常。慎。重。若。如。今。日。之。裁。兵。直。以。鄰。國。爲。壑。甚。至。多。裁。一。兵。民。間。即。多。增。一。盜。嗚。呼。軍。人。獨。非。人。乎。乃。任。其。失。業。而。不。爲。之。所。乎。吾。嘗。言。裁。兵。之。法。綜。覈。各。省。實。在。兵。額。十。成。中。可。裁。其。一。淘。汰。老。弱。出。缺。不。補。十。成。中。又。可。裁。其。一。移。補。警。額。移。作。屯。墾。移。作。工。人。十。成。中。又。可。裁。其。二。此。外。六。成。皆。成。精。銳。則。爲。中。國。不。可。少。之。兵。額。矣。詩。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同。志。之。士。或。者。有。取。於。此。言。



軍箴卷三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孟子格言

孟子見梁襄王章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梁惠王之子。

一。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

不似人君。不見所畏。無威儀也。定於一。統一也。統一。天下必須有威儀之君。有道德之君也。

孰能一之。

襄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不嗜殺人。不忍人之心也。蓋體天地好生之心。非出於僞爲也。古來土地之分合。實根于人心之分合。而形式之分合。實係乎精神之聚散。不嗜殺人者。愛民出於至誠。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仁政周浹於民。足以聚合天下之民心。故曰能一之。

孰能與之。

襄王當問不嗜殺人所以能一天下之理。乃問孰能與之。可謂所答非所問。何其庸劣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浥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襄王識見卑淺。故孟子以苗爲喻。人牧人君也。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何其酷乎。當時百姓之痛苦。尙忍言乎。如有不嗜殺人者。民心安得不歸之。然則欲天下之統一。惟望天下有仁人耳。徒恃武力。愈趨而愈遠矣。

### 鄒與魯閔章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閔。鬥殺聲也。穆公。鄒君也。有司。統名之長官也。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惟其平日痛心疾首之極。故假手於敵國之人以殺之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上慢怠慢也。惟其怠慢。是以殘下。出乎爾。反乎爾。所謂反動力是也。反動力之在

天地間如空氣然無隙不入鄰有詈人者人反詈之市有毆人者人反毆之然則詈人者實自詈也毆人者實自毆也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害人者人恆害之侮人者人恆侮之皆所謂反動者也庸人昧焉知有我而不知有人爭奪相殺無所不至豈知他日人之所施於我且施於我之子孫者亦若是之痛苦也天道好還豈不可畏也哉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行仁政者充不忍之心而已何謂上民之上也何謂長民之長也上也長也與民爲一體者也長上之視民如手足則民之視長上如腹心矣若長上視民如土芥平日斂其貲財戰時戕其性命則民之視長上有不如寇讐者乎

滕文公竭力以事大國章 節錄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



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此太王之能讓也。土地所以養人者也。若爭地而殺人，是以養人者害人矣。讓而去之，所保全者至大。太王誠千古善人哉。孟子曰：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周家開八百年之基業，皆此不害人之一言爲之。亦此不害人之一念爲之也。

### 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人雖至愚不肖，決無有安危而利菑者，而卒至於此者，何也？安危由于喜諛，人方利用我，以圖富貴，而我乃昧然蹈其危機，則安其危矣。利菑由于妄取，貪饕搜括，竭民之脂膏，不奪不鬻，則利其菑矣。凡此皆所以亡之道也。如是而猶以爲樂，嗚呼！

呼亡國敗家隨之矣。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滄浪。水名。纓。冠上之飾也。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言水之清濁。有以自取之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嗚呼。天下有人願自侮。家願自毀。國願自伐者乎。而所以至於侮。至於毀。至於伐者。實皆由於自取。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不仁之人。私欲錮蔽。惟利是圖。賄賂公行。苞苴盈室。方且以爲至樂。一旦亡國敗家。雖欲自投滄浪。以自洗濯。亦已晚矣。嗚呼。一身不足惜。其如百姓何。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作孽莫如殺人。易傳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人情莫不好生。

而惡殺殺人作孽之至者也。自作孽之尤者也。焉得而活。試觀我中國歷史亡國敗家之輩。何一非好殺之人。故君子欲免於作孽。先在自省其身。而不自欺其心。求也爲季氏宰章。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古人所謂德者。有凶有吉。無能改於其德。不能改其惡德也。古時繳賦皆納粟。故曰賦粟。鳴鼓而攻。痛心以絕之。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強戰者。非民之欲戰也。因爭地爭城而戰也。爭地爭城而殺人。實皆自殺耳。率土地而食人肉。良心尙何忍乎。彼過屠門而大嚼者。美肴在左。鮮味在右。以爲天下之至美也。及觀於庖廚。則見夫牛羊鷄豕之屬。宛轉號呼於刀俎之間。旣而血肉

模糊不可辨識其心必有感然而不忍者嗚呼食禽獸之肉猶如此而況食人肉乎兵者民之所養也竭民之脂膏以養兵而兵乃視民爲刀俎之肉此其宛轉哀號傷心慘目殆有千百倍於牲畜者如是而殺之良心尙何忍乎罪不容於死謂死不足以蔽其罪也此天道之所不容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天命爲性故合而言之則曰性命天地之大德曰好生舉凡一切飛潛動植之物莫不養其命而遂其性人生於其間至靈至尊而至貴者也故其生命爲尤重彼善戰者以殺人爲樂不惜人之命而戕賊其同胞故上干天怒而刑之天不能刑人也則假手於人以刑之亦慘矣哉蓋殺機一動不能自遏况近來火器日新月異種種慘狀不可盡述縱不念我百姓獨不念我軍人之苦乎漢賈捐之曰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老母寡婦飲泣巷哭唐李華弔古戰場文曰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傷心慘目一至於此此皆

善戰者階之厲也。揆諸善惡之報禍福之幾。不服上刑。非天演之公理。歷考古來。善戰之將。無一善終者。孫子斷其脚。龐涓死於萬弩之下。吳起爲楚貴戚所擊。伏悼王尸旁而死。白起爲秦破燕破韓破趙。阮殺而埋也趙降卒四十萬人。至於自殺之時。始悔悟曰。我固當死。天網恢恢。豈不大哉。左氏傳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語曰。善水者必溺於水。善兵者必死於兵。嗚呼。自焚自溺。不止及其身也。將並及其子孫也。亦慘矣哉。

又案連諸侯者。謂與諸侯約縱連盟也。約縱連盟。亦不過欲爭地而戰耳。自以爲可恃而不知其終不可恃也。闢草萊。任土地。孟子非惡夫闢地者也。謂如商鞅之類。盡開阡陌。溝洫不修。以致歲旱凶荒。連年並至。故其罪亦次於善戰者。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章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慎子魯臣善用兵者。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天之生我。本有教民之責。乃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使戰是糜爛其民也。故謂之殃民。不容於堯舜之世。言聖王所必誅也。一心皆殺機。一身皆殺機。天下皆殺機。則必至於自殺。縱使上無堯舜。亦爲天道所不容也。後世戰陣之時。有劫掠人民。以充前鋒者。其慘報又當何如哉。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此言殃民而勝。猶且不合於理。不安於心也。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此言疆域皆有一定規制也。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儉止而不過之意。此雖先王之舊章而周公太公之恪守規制於此亦可見矣。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後世侵略土地有王者作必支配而改正之。夫封建時代猶當改正。况統一之世乎。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土地。仁者猶且不爲。以其不當取而取也。人道以民命爲最重。性命爲天地間之最可貴者。而可輕殺人乎。而况雖殺人并所求而不得乎。夫殺人以求土地。縱使得之土地亦不能長保也。徒殃我民而已。徒殃我子孫而已。哀哉。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君子之事君也。正一人之身。可以立千萬人之法則。故務引其君以當道。正一人之心。可以救千萬人之生命。故務引其君以志於仁。仁字更當重讀。所謂惻隱之心也。嗚呼。慎子亦猶人也。乃欲圖一己之利。甚至導君以殃民。彼其良心尙在。一聞孟子之言。清夜自思。百姓流離痛苦之狀。如在目前。當必有悚然悔悟。淒然泣下。而急告君以正道者矣。

今之事君者章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嗚呼。今之事君者。何其無良心哉。辟土地。充府庫。何以謂之民賊。蓋其所辟所充者。皆民之脂膏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不獨視爲固然。而且揣摩其君之惡。引誘以富之之術。要知其心非真欲富君也。求富己也。竭億萬衆之汗血。以肥一二人之身家。充其心以爲君國。雖滅我。猶可坐擁厚資而無恙。嗚呼。此天地之所必誅。



人人欲得而甘心者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者聯合也。約與國戰必克。何以謂之民賊。蓋其所以約所以戰者皆所以殘民之性命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以道與仁爲迂闊而無用也。而求爲之強戰者戰而不勝戰無已時。民不欲戰民命俱盡而猶欲勉強以戰之。彼其心非真無君也。欲借約與戰之名以求富貴也。嗚呼此亦天地之所必誅。人人欲得而甘心者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富強者治國之要圖也。然必君能鄉道能志於仁乃可以致富強而居之長久。今乃不鄉道不志於仁而猶亟亟焉日圖富強者欲得天下而居之也。夫誠得天下而居之未嘗不享一日之尊榮。乃無何而患生几席之下矣。無何而禍起蕭牆之內矣。無何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矣。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何其言之痛也。

夫欲以武力而統一天下者。此古今中外必無之事。中國之秦始皇。外國之拿破崙。威廉第二。可鑒矣。夫以始皇拿破崙威廉第二之雄才。猶且不能。而況其才遠不如三人。徒爲今之事。君之人。讒諂逢迎。把持蒙蔽。如居圍城之內。自墮雲霧之中。而不能自拔。悲夫。悲夫。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讀書明理。親正人。君子行仁義。道德天下。庶幾太平乎。

不仁哉梁惠王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仁者其心公。公之至則其利日擴於外。故曰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其心私。私之至則其害日斂於內。故曰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或謂及其所不愛者。數也。不知此正天理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則殺人之子弟者。人亦殺其子弟。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天不必設一網也。而人自投之。何爲。

迷而不悟。一至於此乎。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詞也。糜爛。糜爛其血肉也。子弟。惠王之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由民而及其子。是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哀哉。王之民也。哀哉。王之子弟也。惠王之敗。疑其兵之或不盡力。忌其將之或不用命也。於是驅其最親信之子弟以監督之。而子弟死矣。是所謂殉者。殉土地也。殉民也。殉民之子弟也。夫民之子弟皆死於戰。王之子弟安得不死於戰乎。春秋時楚靈王篡上自立。作威作福。至遇乾谿名地之難。聞羣公子之死。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有如余乎。其僕曰。小人老而無子。亦將死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弟多矣。能無及此乎。夫靈王至於將死。猶有覺悟之辭。而梁惠王則送子弟以至於死。哀哉。王之子弟也。哀哉。王之民也。

有人曰我善爲陳章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善爲陳善爲戰亦兵略也而孟子斥之爲大罪者惡其專以教戰爲事也一人教戰則千百人好戰千百人好戰則被其禍害者千萬人而不足而其流毒之久至數十年而無窮彼其以殘殺爲快心以戰攻爲得意日日言練兵日日言自衛少年血氣未定之士靡然從風侈口高談兒戲生命豐端一開鋒鏑交於朝市骸肉薄於郊原憫吾同胞呼號滿路而殘忍之性漠然無所見聞且自以爲得意至是而造物好生之心漸滅無餘旦夕之間其性命其身家其子孫皆與之而俱盡痛矣夫蓋教戰者天道之所深惡亦人道之所必誅也三世爲將道家且以爲忌矣曾明哲者而猶不悟乎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斯言也世皆以爲迂矣然而縱觀史策不仁之君未有能敵人而不敗者也樂殺

人之君。未有得志於天下者。也好仁者。好生也。好之出於天性者。也好生之德。感於民心。而人歸之。則天下未有能敵之者也。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

此引湯之事以證之也。見其民心之和也。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此引武王之事以證之也。見其兵之少也。革車兵車也。三百兩。三百乘。虎賁。武士。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嗚呼。百姓我之百姓也。其心皆嚮我者也。我苟非大不仁。則未有背我者也。而忍敵之乎。嗚呼。百姓我之百姓也。皆我之赤子也。其飢其寒。其生其死。皆我之責任也。而忍敵之乎。嗚呼。百姓我之百姓也。事我者也。養我者也。我所飲者。百姓之汗血也。我所食者。百姓之脂膏也。然而我之處心積慮者。非爲他人爲敵。百姓也。我之秣馬厲兵。非爲他國爲敵。百姓也。我之勞師糜餼。殺人如草芥。而所過爲墟者。

非爲他事爲敵百姓也。我食於百姓而原野食百姓之肉。我飲於百姓而川谷流  
百姓之血皆爲敵百姓也。王曰：非敵百姓也。此真仁人之言也。此周武王之有天  
下所以至八百年也。若崩厥角稽首。此百姓之謝武王也。然而後世之百姓則有  
崩角稽首求免戰而不可得者矣。竊願以斯言感動其良心也。  
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此解釋征字之義也。正己之道。修德行仁爲善而已矣。能正己則愛百姓而人心  
自歸服之。何用戰乎。

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章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  
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咄嗟天下有懷刃而殺其父者乎。無有也。有揮戈以殺其兄者乎。無有也。然而實  
乃自殺其父。自殺其兄者何也。殺人之父。卽以自殺其父。殺人之兄。卽以自殺其

兄也。吾今而後知者。知之久矣。不忍言也。乃曠觀世界。殺其父。殺其兄者。不絕於耳目。至此而不忍不言也。嗚呼。非自殺之者。實自殺之也。一聞者。間接也。天下無直接殺其父。殺其兄者。乃皆間接以殺其父。殺其兄也。嗚呼。好戰而殘民也。流血而以爲快心也。費無限欺詐之心思。運無限慘毒之利器。日日殺人之父。殺人之兄。不轉瞬而人亦殺其父。殺其兄也。嗚呼。搜括而斂民財也。剝人之膚。椎人之髓。敲人之骨。吸人之血。日日殺人之父。殺人之兄。不踰時而人亦殺其父。殺其兄也。人之父。兄。方哀號於我。挺刃之下。槍炮之間。曾幾何時。而我之父。兄。亦哀號於人之。挺刃之下。槍炮之間。此即曾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可不凜哉。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夫惟講明愛敬之原。力行孝悌之道。擴而充之。和氣洋溢。庶幾父兄得免於難。而太平指日可期矣。

1

1





# 軍箴卷四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 先賢遺範

漢壯繆侯關夫子

採用近人所輯關夫子年譜依據原本故稱夫子年

夫子諱羽。字雲長。河東解縣人也。事漢先主劉備。相得甚歡。涿郡張飛勇而有義。雄壯威猛。與夫子相亞。夫子年長。張以兄禮事之。劉慷慨有信義。豪俠爭附。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劉得合徒衆。以爲己屬。而夫子與張爲之折衝。從校尉鄒靖起兵。討黃巾賊。結義於涿郡之桃園。誓以共死。劉善待夫子與張。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大廷廣衆。夫子與張侍立終日。不避艱險云。

劉屢與曹操戰。敗歸袁紹。妻子爲操所獲。進攻下邳。下邳陷。雁門太守張遼與夫子有舊。操使遼說降。夫子曰。吾有三約。吾與左將軍即劉先主誓扶漢室。今降漢不降曹。一

也。二夫人在彼。給養以左將軍俸。一應上下人等不得到門。二也。但知左將軍所在。不遠千里。即當辭去。三也。如其不允。吾必不降。操從之。

操置夫子並甘糜。二夫人閉一室中。夫子秉燭立。達旦觀春秋。名義凜然。操益重之。厚加禮遇。拜偏將軍。操知夫子爲人。欲厚結之。以爲己用。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旣而遼以己意爲問。夫子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言白操。操曰。事主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

按明端宗御製廟碑云。五夜何人能秉燭。九州無地不焚香。又近人徐奮鵬秉燭達旦論曰。潘榮論聖帝之大節。著於秉燭。達旦是竊獨節也乎。蓋權也。當日桃園義合。操心知其難。固不能一夕高枕也。乃以二夫人同暗處一室。冒之以不得自白之迹。令昭烈聞之。而疏聖帝。自謂此計可以坐解三義之交。聖帝自揣其心。雖可以對天心。而不可以白左右之將士。倘乘我暗踪。以肆流言。豈不中奸人之

計耶。惟吾燭明。吾心跡與之俱明。三軍無所用其疑。曹操無所構其隙。是寧獨節也乎。蓋權也。節足以伸千古之義。權足以破一時之奸。君子處暗室而心自明也。師聖帝而已矣。余按男女之辨。嚴肅如此。是真所謂大英雄大豪傑矣。世未有不嚴於男女之辨而可以成人格者也。

夫子辭操書云。竊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日在天上。以照萬方。心在人中。以表丹誠。丹誠者。信義也。某受降之日。有言曰。主亡則死。主存則歸。新受司空即曹之寵。

顧久託豫州即劉先主以腹心。司空新恩。豫州舊義。恩有可報。義無可斷。今豫州之耗。某

已聞。望形立相。覓迹求功。斬顏良於白馬。誅文醜於南陂。顏良文醜皆袁紹名將。白馬南陂地名。司空

之恩。滿有所報。無留所賜之資。封緘府庫。伏維鑒察。

又謝操書云。某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所以不死者。期得兄長之音問耳。今兄長已在河北。此心飛越。神已先馳。惟明公幸少矜之。千里追尋。當不計利害。謀生死也。子女玉帛之貺。勒之寸丹。他日幸以旗鼓相當。退君三舍。三十里亦如重耳之報。

楚成者乎。重耳晉文公名出亡在外楚成王善待之

夫子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瘡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痠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夫子便伸臂令醫劈之。時夫子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夫子割炙飲酒。言笑自若。

按軍人中之有關夫子。猶文人中之有孔夫子也。文人必當學孔夫子。方合人格。軍人必當學關夫子。方合人格。今考其遺事。浩然正大之氣。常存於天地之間。古今人何遽不相及哉。惟其有義俠之心。斯有救民之心。願吾軍人其共勉之。

宋岳忠武王

採用乾隆時黃邦寧所輯岳忠武王文集依據原本故稱王

王諱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也。少負氣節。沉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有神力。未冠時。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冢。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殉國死義乎。

王天性至孝。自北境紛擾。

金兀朮逼宋

母命以從戎報國。輒不忍離。促之不得已。乃留妻

養母。獨從宋高宗渡河。河北陷。音問隔絕。王日夕求訪。數年不獲。忽有自母所來者。謂之曰。汝母寄余言。爲我語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嫗爲念也。乃遣人迎之。阻於寇攘。往返者十八。然後歸。王欣拜。且泣謝不孝。母至。有痼疾。王雖身服王事。軍旅應酬。無虛刻。常以昏暮竊暇。至親所嘗藥。進餌。衣服器用。視燥溼寒煖之節。語欵行履。未嘗有聲。遇出師。必嚴飭家人。敬謹侍養。微有不至。詈罰自妻。始及母薨。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毀瘠滅性。自與男雲王長子名雲。跣足扶柩歸葬。不避塗潦。蒸暑。諸將佐有願代其役者。王謝之。路人無不感泣。既葬。廬於墓。朝夕號慟。又刻木爲像。行定省之禮。如生時。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促起。乃就軍。

按人生以孝悌爲根本。王惟能大孝。故能成英雄也。

王奉身儉薄。不二裁。曰裁。切肉。居家惟御布素。服食器用。取足而已。不求華巧。王偶食素。屯駐將郝最供食。以酸餽進。如酢醪之類。王顧左右。留以供晚食。庖人供雞。王曰。何爲多殺物。命對曰。州中所進也。王命以後勿復供。

王家素無姬侍。有傳王納士族之女以爲妾。掌機密之人黃某以告。王曰。四川吳宣撫名嘗遣屬官來議軍事。某飯之。彼訝某太冷落。歸言於吳。宣撫吳乃以二千緡錢買一士族女。遣兩使臣妻送來。某令其立於屏後。告之曰。某家上下所衣紬布耳。所食齏麪耳。女娘子能同甘苦。乃可留。不然不敢留。女默然不應。某曰。如此則不可留也。遂遣還之。初未嘗見其面也。王之不喜聲色。出於天性者如此。

王平居憂國。知無不爲。諸大將率以兵爲樂。坐糜廩庾。漫不加恤。王獨常有憂色。每調軍食。必蹙額。謂將士曰。東南民力耗弊極矣。國家恃民以立國。使爾曹徒耗之大功。未成。何以報國。及京西湖北之地。始平。即募民營田。凡流亡失業。及歸正百姓。給以耕牛糧種。輟軍儲萬石。貸其口食。俾安集田里。一意耕耨。又爲屯田之法。使軍人攻戰之暇。俱盡力南畝。無一人游閒者。行之二三年。流民盡歸。田野日闢。委積充盈。每年餽運之數。省其半。荊湖之民。至今賴其利焉。

王御軍之術。大端有六。一曰重蒐選。謂聚而選貴精不貴多。所向一皆當百。二曰謹訓習。

止兵休舍。輒課其藝。暇日尤詳。至過門不入。視無事時。如有事時。三曰公賞罰待千萬人如待一人。張俊請問用兵之術。答曰。仁信智勇嚴五者不可缺一。請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者重罰。四曰。明號令。援兵指畫。約束明簡。使人易從。違者必罰。五曰。嚴紀律。行師動衆。秋毫不犯。有踐民稼傷農功。市物售值不如民欲之類。其死不貸。兵卒有取民間麻一縷以束薪者。詰其所自得。立斬之。六曰。同甘苦。待人以恩。常與士卒最下者同食。樽酒醬肉必均及其下。酒少不能遍。則益之以水。人受一啜。出師野次。士卒露宿。雖館舍甚備。不獨入。

諸將遠戍。王使夫人至其家慰問其妻妾。贈以金帛。申殷勤之歡。其有死事者。哭之盡哀。輟食數日。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士卒有疾。親往撫視。問所欲。至手爲調藥。王臨事定。猝遇敵。不爲搖動。敵以爲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攻郢州城。建旗偃蓋而坐。忽一砲石墮其前。左右驚避。王獨不移足。野次不掘壕設塹。路不設伏。而賊自不敢犯。兵雖常勝。無驕色。先謀後戰。務出萬全。自結髮從軍。經百戰。未嘗敗奔。皆由其嚴。

整故也。

王少時豪飲。至數斗不亂。高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高宗又爲王營第。王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答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王尊賢禮士。一時名人傑士多歸之。王每出則戎服。弁首。治理軍務。入則褒衣。緩帶。討論經史。恂恂若書生。雅歌投壺。俱極精緻。士人爭獻詩文。或陳利害。王並採納。而厚禮之。危難中受其矜全者甚衆。其篤愛善類。培植士流。每如此。王曾駐兵新淦。題伏魔寺壁。詩云。膽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仇。斬除元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又於湯陰廟中手書摹刻。滿江紅詞云。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

宋欽宗年號

恥猶未

雪

臣子恨

何時滅

駕長車

踏破賀

蘭山缺

壯志饑

餐胡虜肉

笑談渴飲

匈奴血

賀蘭匈奴皆古夷狄名

待從頭

收拾舊

山河朝

天闕

其志願

弘毅如此



按王之忠孝出於天性。嘉言善行。筆不勝書。至今過湯陰祠堂。西湖墳墓者。莫不拜且泣下。古人云。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有爲者亦若是。我軍人之有志者。皆當以王爲法矣。

明戚武毅公

採用光緒時王蓮生編修所輯止止堂集愚愚稿

公諱繼光。字元敬。定遠人也。幼時儻負奇氣。好讀書。通經史大義。嘉靖世宗年。號隆慶。年。號時。東方邊事甚急。公嫻於兵法。平浙閩。後移鎮薊州。十六年。邊防修舉。國家倚重之。後世譚兵事者。咸首推公云。

公自述云。繼光不戒神體。晝而假寐。夢先將軍公之厲聲命曰。吾有十四戒。爾小子

其誌之。汝父平生喜誦二語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汝記憶否。繼光驚悟。汗浹至踵。

遂起百拜。揮淚書之座右。攻爾過者。爾師也。屬下人能陳爾過。即不師之以禮。然

必師之以心。寫字潦草。屢忘恆心。何也。應酬繁劇時。便起厭惡心。涵養學問。何

在。耐煩不通之人。如抽亂絲一般。機務不密。豈大將之作爲乎。戒之慎之。元

神不惜擾擾於事則竭而死矣。尚何爲乎？尚何爲乎？眼雖外視，時時須返照腔子裏。受人秘言，轉即傳露，乃好奇誇聞之過。傳人言說，當比他人拙些少些，不可附會增益。交淺言深，取禍之道。此爾痼病，不可謂之開心見誠也。喜時輕許，必非信重。然諾當裁以理。怒時不可裁答，書札須當懲忿定氣。書札中好盡言直言，何快于忿陡取尤耳。事長事貴，知所敬畏矣。乃臨下賤，又放肆。其於敬畏長者，貴人皆僞也。此便是有二心。又云：世之爲武人者，積金帛，廣田宅，侈功名，保首領，與時遷移。今人謂之上智，竭心力治職事，盡我之分利，鈍付人時運，不齊爲國忘家。今人謂之下愚，謀不合道，不行疲有限之精力，必欲維持職守於必不可爲之中，陷罪在前，斧鉞不避。今人謂爲愚而又愚者，吾甯無違吾心，其爲愚乎？愚而又愚乎？宜號曰愚愚子，吾輩當知所擇矣。

又云：予治水陸之役於台州武場，場在江邊，簷舍淺陋。時二月十八日，予宴客於此。狂風怒號，人曰：日遇晴和，公任軍旅之事，猶或可也。值此風寒之夕，不亦難堪。予對

曰。追思祖宗。自開國受祿以來。受用之日尙多。如此之夕。自是還少。能充此念。隨在知足矣。

又云。辛酉長沙之捷。聞寇中有掠我女子千人以上於舟中。予集三軍禱於天曰。以我中國衣冠而臣妾夷狄。天將忍乎。衆皆下淚。予又曰。不願俘虜。惟祈天救此男女。即收兵。次日一鼓敗賊。入其巢。果然救出女子如前數。嗚呼。天道如此。而吾人尙背逆以肆慾。亦獨何心哉。

按公之勇於救婦女如此。可謂真血性。可謂真英雄。善哉。

又曰。人欲之初萌。譬如盜賊之竊發。從其微而夾擊之一舉而定矣。若待其滋蔓。譬如積寇負固。非從難處下手不能去也。故善用兵者當警不虞之師。善治心者當防未萌之欲。

又曰。凡人將兵治邊寇。惟恐不勝。至於治心寇。卻弗加意。功名利欲與心爲敵。無異於寇。能剽外寇者。卻不能攻心寇。可不省歟。心爲主將。氣爲士卒。治心則得良將。治

氣則得猛卒。理相須也。善將心者。以意為偏裨。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盾牌也戒慎。恐懼防之。又防人知治。外寇而不知治心。寇視以禮而色寇遠矣。聽以禮而聲寇遠矣。聲色之伏也。無盡當於慎。獨做起則無遯寇矣。

按此即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功夫惟大英雄乃能為真聖賢。

又曰。兵者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只不得已三字。能用心。詳玩擴充。即成仁將。節制之師。殺人安人。無不是。使天下歸仁。死而不怨者。此其效也。

又曰。歌詩不獨可行於文人學士。行伍中遇陰雨。客舍之日。擇忠義激烈詩歌之感發意氣。亦一教也。公嘗作凱歌云。萬人一心兮太山可撼。惟忠與義兮氣衝斗牛。主將親我兮勝如父母。干犯軍法兮身不自由。號令明兮賞罰信。赴水火兮敢遲留。報國家兮下救黔首。黎民也男兒壯志兮覓封侯。又作盟忠樓詩云。絕頂開高閣。雄規壯

北門。側身見遼海。舉首接天閣。擊楫前賢志。晉祖逖渡江擊楫中原裁襟國士恩。公閱至石門與參將。李信遊擊劉澐副總兵。胡守仁引杯為誓。不負國家各截襟。藏於幕府。遂名其樓曰盟忠。叮嚀二三子。毋負此盟言。其慷

慨激昂如此。

按公所著有紀効新書練兵日記。又俗所傳戚南塘鴛鴦陣。迄今四百年來。稱道弗衰。自唐以後。東方邊患急矣。能禦外侮者。公一人而已。我軍人誦其嘉言懿行。安有不奮然興起者哉。

清曾文正公

採用同治時李公筱泉所輯文正公雜著

公諱國藩。字滌生。湖南湘鄉人也。咸豐庚申。洪楊事起。公督辦團練。編制鄉勇。號爲湘軍。以次恢復長江流域。爲中興第一功臣。而壹以愛民爲主旨。茲特擇其要者輯錄如左。

禁擾民之規曰。用兵之道。以保民爲第一義。除莠去草。所以愛苗也。打蛇殺虎。所以愛人也。募兵勦賊。所以愛百姓也。若不禁其騷擾。便與賊匪無異。且或比賊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法千言萬語。一言以蔽之曰。愛民。特撰愛民歌。令兵勇讀之。

愛民歌 三軍箇箇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

百姓被賊吃了苦。全靠官兵來作主。第一紮營不要嬾。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拆民房。搬磚石。莫踏禾苗。壞田產。莫打民間鷄和鴨。莫借民間鍋和碗。莫派民夫來挖壕。莫到民間去打館。築牆莫攔街前路。砍柴莫砍墳上樹。挑水莫挑有魚塘。凡事都要讓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莫進城市佔店舖。莫向鄉間借村莊。人有小事莫喧譁。人不躲避莫擠他。無錢莫扯道邊菜。無錢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要緊話。切莫擄人當長夫。一人被擄挑擔去一家號。哭不安居。娘哭子來眼。要腫妻哭夫。來淚也枯。從中地保。又詐錢分派。各圖與各都有夫。派夫無派錢。牽了驢馬。又牽豬。雞飛狗走。都嚇倒塘裏。嚇死幾條魚。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走出營來。就學壞。總是百姓來受害。或走大家詐錢文。或走小家調婦人。邀些地痞做夥。計買些燒酒來喝。醉逢著百姓。就要打。遇著店家。就發氣。可憐百姓。打出血。吃了大虧。不敢說。生怕老將不自在。還要出錢去賠罪。要得百姓稍安靜。先要兵勇聽號。令陸軍不許亂出營。水軍不許岸上行。在家皆是做良民。出來當兵。也是人。官兵賊匪。本不

同官兵是人賊是禽官兵不搶賊匪搶官兵不淫賊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搶便同賊匪一條心官兵與賊不分明到處傳出醜聲名百姓聽得就心酸上司聽得皺眉尖上司不肯發糧餉百姓不肯賣米鹽愛民之軍處處喜擾民之軍處處嫌我的軍士跟我早多年在外聲名好如今百姓更窮困願我軍士聽教訓軍士於民如一家千記不可欺侮他日日熟唱愛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按愛民歌公于咸豐八年在江西建昌大營所作凡我軍人皆當熟讀先時咸豐五年公在江西南康水營作水師得勝歌六年在南昌省城作陸軍得勝歌又十一年在安徽祁門大營作解散歌目下軍事雖情形不同倘師其意略加刪改使軍人常唱之有益於道德心術非淺鮮也

水師得勝歌 三軍聽我苦口說教你水戰真秘訣第一船上要潔淨全仗神靈保性命早晚燒香掃灰塵敬奉江神與礮神第二灣船要稀鬆時時防火又防風打仗也要去得稀切莫擁擠吃大虧第三軍器要整齊船板莫沾半點泥牛皮圈子挂漿

樁打溼水絮封藥箱。羣子包包要纏緊。大子個個要合腔。擡鎗磨得乾乾淨。大礮洗得溜溜光。第四軍中要肅靜。大喊大叫須嚴禁。半夜驚營莫急躁。探聽賊情莫亂報。切莫亂打鑼和鼓。亦莫亂放鎗和礮。第五打仗不要慌。老手心中有主張。新手放礮總不準。看來也是打得蠢。遠遠放礮不精當。看來本事也平常。若是好漢打得進。越近賊船越有勁。第六水師要演操。兼習長矛與短刀。盪槳要快舵要穩。打礮總要習個準。斜斜排個一字陣。不慌不忙聽號令。出隊走得一線穿。收隊排得一絡連。慢的切莫丟在後。快的切莫走在前。第七不可搶賊贓。怕他來殺回馬槍。又怕暗中藏火藥。未曾得財先受傷。第八水師莫上岸。只須一人當買辦。其餘個個要守船。不可半步走。河沿。平時上岸打百板。臨陣上岸就要斬。八條句句值千金。你們牢牢記在心。我待將官如兄弟。我待兵勇如子姪。你們隨我也久長。人人曉得我心腸。願爾將官莫懈怠。願爾兵勇莫學壞。未曾算去先算回。未曾算勝先算敗。各人努力各謹慎。自然萬事都平順。仔細聽我得勝歌。齊心協力笑呵呵。



陸軍得勝歌 三軍聽我苦口說。教你陸戰真秘訣。第一紮營要端詳。營盤選個好山岡。不要低窪潮濕地。不要一坦太平洋。後有退步前有進。一半見面一半藏。看定地方插標記。插起竹竿牽繩牆。繩子圍出三道圈。內圈略窄外圈寬。六尺牆脚八尺壕。壕要築緊牆要牢。正牆高要七尺滿。子牆只有一半高。爛泥碎石不堅固。雨後倒塌一缸糟。一營只開兩道門。門外驅逐閒雜人。周圍挖些好茅廁。免得熱天臭氣薰。三里以外把個卡。日日守卡夜夜巡。第二打仗要細思。出隊要分三大支。中間一支且紮住。左右兩支先出去。另把一支打接應。再要一支埋伏定。隊伍排在山岡上。營官四處好瞭望。看他那邊是來路。看他那邊有強將。那處來的真賊頭。那邊做的假模樣。件件看清件件說。說得人人都胆壯。他吶喊來我不喊。他放槍來我不放。他若撲來我不動。待他疲了再接仗。起手要陰後要陽。出隊要弱收要強。初交手時如老鼠。越打越強如老虎。打散賊匪四山逃。追賊專從兩邊抄。逢屋逢山搜埋伏。隊伍切莫亂分毫。第三隊伍要分班。各營隊伍莫亂參。四六隊伍走前後。鍋帳擔子走中間。

不許爭先大擁擠。不許落後太孤單。選個探馬向前探。要選明白真好漢。每日先走二十里。一步一步仔細看。遇着樹林探村莊。遇着河水探橋梁。遇著岔路探埋伏。左邊右邊都要防。遇着賊匪來迎敵。飛馬回報不要忙。看定地勢並虛實。遲報一刻也不妨。前有探馬走前站。後有將官押尾幫。過了尾幫落後邊。插他耳箭打一千。第四規矩要肅靜。有禮有法有號令。哨兵管兵莫太寬。營官也要教哨官。營門擺設杖和枷。閒人進來便鎖拏。不許吸煙並賭博。不許高聲大誼譁。姦淫擄掠定要斬。巡更傳令都要查。起更各哨就要排。傳齊夫勇點名來。營官三夜點一次。哨官每夜點一回。任憑客到文書到。營門一閉總不開。衣服裝扮要料峭。莫穿紅綠惹人笑。哨官不許穿長衣。兵勇不許穿軟料。脚上草鞋緊緊穿。身上腰帶緊緊纏。頭上布巾緊緊紮。英雄樣子都齊全。第五軍器要整齊。各人製件好東西。雜木杆子溜溜圓。又光又硬又發鏗。常常在手摸得久。越摸越熟越值錢。鏞頭只要六寸長。要出楊家梨花鎗。大刀要輕腰刀重。快如閃電白如霜。鎗礮鑽洗要乾淨。鉛子個個要合膛。生漆皮桶盛火

藥勤翻勤晒見太陽。鋤鋤子要粗大。斧頭要嵌三分鋼。火毯都要親手製。六分淨。硝四分磺。旗子三月換一次。紅的印心白的鑲。統領八面營官四。隊長一面哨兵雙。樹樹搖出如龍虎對對走出如鴛鴦。第六勇兵要演操。清清淨淨莫號嘈。早習大刀並鎗子。晚習扮牆並跳壕。壕溝要跳八尺寬。牆子要跳八尺高。樹個靶子十丈遠。火毬石子手中拋。閒時尋個寬地方。又演跑隊又演鎗。鳥鎗手勁習箇穩。擡鎗眼力習個準。灌起鉛子習打靶。翻山過水習砲馬。事事操習事事精。百戰百勝有聲名。者箇六條句句好。人人唱熟是秘寶。兵勇甘苦我盡知。生怕你們吃了虧。仔細唱我得勝歌。保你福多又壽多。

解散歌 莫打鼓來莫打鑼。聽我唱個解散歌。如今賊多有緣故。大半多是擄進去。擄了良民當賊毛。個個心中都想逃。官兵若殺脅從人。可憐冤枉無處伸。良民一朝被賊擄。吃盡千辛并萬苦。初擄進去就挑擔。板子打得皮肉爛。又要煮飯又搬柴。上無衣服下無鞋。看看頭髮一寸長。就要逼他上戰場。初上戰場淚哭腫。又羞又恨又

懵懂向前又怕官兵砍。退後又怕賊毛斬。一年兩載髮更長。從此不敢回家鄉。一封家信無處寄。背地落淚想爺娘。被擄太久家太貧。兒子餓死妻嫁人。半夜偷逃想回家。層層賊卡有盤查。又怕官軍盤得緊。跪求饒命也不准。又怕團勇來訛錢。搶去衣服並盤纏。種種苦情說不完。說起閻王也心酸。我今到處貼告示。凡是脅從皆免死。第一不殺老和少。登時釋放給護照。第二不殺老長髮。一尺二尺皆遣發。第三不殺面刺字。勸他用藥洗幾次。第四不殺打過仗。丟了軍器便釋放。第五不殺做偽官。被脅受職也可寬。第六不殺舊官兵。被賊圍捉也原情。第七不殺賊探子。也有愚民被驅使。第八不殺網送人也防。鄉團網難民。人人不殺都膽壯。各各逃生尋去向。賊要聚來我要散。賊要擄來我要放。每人給張免死牌。保你千妥又萬當。往年在家犯過罪。從今再不算前帳。不許縣官問陳案。不許仇人告舊狀。一家骨肉再團圓。九重皇恩真浩蕩。一言普告州和縣。再告兵勇與團練。若遇脅從難民。歸莫搶銀錢。莫剝衣。

按同治四年公批浙江處州陳國瑞軍門牘云。昔楊素隋人百戰百勝。官至宰相。朱

温五代梁太祖百戰百勝。位至天子。然二人皆慘殺軍士。殘害百姓。千古罵之。如猪如犬。關帝岳王爭城奪地之功。甚少。然二人皆忠主愛民。千古敬之。如天如神。願該鎮以此爲法。以彼爲戒。云云。嗚呼。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前錄長歌四首。公對於兵士。百姓。語語從肺腑中流出。譬如一家之中。父兄教導子弟。何等嚴肅。又何等恩愛。兵士亦從百姓中來。原歌云。兵士與民如一家。其言懇切。何如今距公數十餘年矣。風氣已變。器械已殊。而精神所在不分。今昔公又嘗有言。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豈有可泥之法。不弊之制。今日吾國方當合力以禦外侮。願人人皆以文正公爲法。則中國前途庶幾有望。願勿視其言爲老生常談也。

又按學校中皆當有師範。師範者先聖先賢之模範也。以上所載關岳戚曾四大賢。皆吾軍人之師範。先學會文正公。則愛民之心切矣。再學戚武毅公。則治心之道得矣。再學關岳二公。則所謂人倫之至。人道極至之法則也。孟子引成覿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古來大聖賢大豪傑。豈不可爲。務在立志而已。至

於學問之道要在知行二字。知者務高其知識也。行者言必竭力以行之。不徒託諸空言也。知行並進而聖賢豪傑可成矣。梁名將王彥章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人生世界之上最貴者在立好名譽而立名之根本。惟在愛民愛國。惟望吾軍人千萬勉之。

## 自跋

文治昔年曾著人格一書。岑雲階宮保見而好之。謂足以救世。並屬別撰軍人格。作爲軍營及陸軍學校中講授課本。溧陽周敬甫觀察繼印人格數百部。旋以書來。亦屬撰軍人格。所見適相合。並謂文義以淺顯爲宜。文治以講學鮮暇。迄未握管。去秋江浙戰起。風雲變色。冬間遭先君風木之悲。寸衷腸斷。今夏神志稍定。始得屬稿。力求其淺近易知。訂爲四卷。曰法守。曰戒律。曰孟子格言。曰先賢遺範。改名曰軍箴。請吾國軍政名家是正焉。或曰。子之口苦矣。子之心尤苦矣。惟春秋之義。直筆過嚴。得毋觸犯忌諱乎。應之曰。否。否。此書所言流弊。爲往日軍人言也。若近日之軍人。類皆束身規矩。名譽優良。無有軼乎範圍之外者。況此書一出。更將進於道德乎。嗚呼。嗚呼。抑知文治之作此書。有大痛於厥心者。客歲瀏河之役。先人邱壟旁徧掘壕溝。墓門中鎗子如蜂窠。先君聞之。泫然夜不成寐。十二月某師作難。室人及大兒慶詒輩倉皇避滬上。先君焦憤離憂。口雖不言。竟以成疾。易簀之夕。猶望室人及



A541 212 0015 7867B

慶詒輩歸。彌留時。僅文治與四兒慶永侍側而已。嗚呼。嗚呼。尙忍言哉。以文治之痛苦。而念吾蘇人之父子兄弟分散流離。號呼無告。其痛苦至十百倍於文治。當復何如。以文治之不孝。不能先事奉親以遠避。而念吾蘇之老幼婦孺。身被鋒鏑。適遭劫掠。其慘毒至十百倍於文治。又當何如。然則吾蘇人之對於兵禍。亦必大有痛於厥心者。推而及於吾全國人民之對於兵禍。亦必有大痛於厥心者。言念及此。爰揮血淚和墨以書之。區區愚衷。惟望此書之成。爲全國弭兵之先聲。即爲江浙永久和平之鐵券。生民劫運。稍可挽回。更望有賢豪名將者出。克己而愛民。型仁而講讓。掃除黨見。屏絕紛爭。至誠以待同袍。合力以禦外侮。庶幾政治休美。寰宇清明。吾儕小人得優游以享餘年。而吾先君亦得瞑目於九原之下矣。嗚呼。嗚呼。痛哉。痛哉。知我罪我。豈所計哉。乙丑孟秋朔日唐文治自跋。



民國十四年十月出版



印刷所

無錫錫成印刷公司

發行所

無錫國學專修館

經售處

各大書局

每冊定價大洋一角五分不折不扣

3-4102

299431

~~1136847~~